

卷之三

東夷列傳第七十五

後漢書八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

事見風俗通故

天性柔順易曰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

山海經曰君子國衣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在旁外國圖曰去

琅邪三萬里山海經又曰不死人在交

夷有九種

竹書紀年曰后芬發即位二年九夷來御也

曰吠夷于夷

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竹書紀年曰后泄二十一年命吠夷赤夷

夷七年于夷來賓後少

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

蓋日之所出也

孔安國尚書注曰東方之地

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

太康啓之子也築于游田十旬

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于王門獻其樂

不反不恤人事為羿所逐也

舞

少康帝仲康之孫帝相子也竹書紀年曰

桀為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伐

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

仲丁殷太戊之子也竹書紀年曰仲丁即位征於藍夷也

自是或服或畔

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寢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

武乙帝庚丁之子無道為革靈

命曰射天也 及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柞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

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 尚書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征之作 康王之時肅

慎復至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曰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夷

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 博物志曰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於

覆暖之遂成小兒生而偃故以為各宮人聞之乃更 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

錄取長襲為徐君尸子曰偃王有術而無骨故曰偃 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

王後得驥騾之乘 史記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赤驥 乃使造父御曰告

楚令伐徐一日而至 造父解見 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

而無權不忍鬪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

隨之者曰萬數因各其山為徐山 武原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徐山在其東

徐山石室祠偃王溝通陳蔡之間得朱弓朱矢以已得天瑞自稱偃王 厲王無道淮夷

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宜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 毛詩序曰江漢尹

吉甫美宣王也

典表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其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涓涓 及幽王淫亂四夷交侵至齊

桓修霸攘而卻焉及楚靈會申亦來豫盟 左傳楚靈王蔡侯陳侯 後越遷

琅邪與其征戰遂陵暴諸夏侵滅小邦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

為民戶陳涉起兵天下崩潰燕人衛滿避地朝鮮 前書曰朝鮮王滿燕人

番朝鮮為置吏築障漢興屬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東走渡溟 因王其國百有餘

水居秦故空地稍後屬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都王險也 歲武帝滅之於是東夷始通上京王莽篡位

貉人寇邊 前書莽發高句 欲行郡縣強迫之皆云出塞因犯為寇州郡歸於高

建武之初復來朝貢時遼東太

守祭彤威讐北方聲行海表於是滅貉倭韓萬里朝獻故章和已

後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難始入寇鈔桓靈失政漸滋曼焉自中興

之後四夷來賓雖時有乖畔而使驛不絕故國俗風土可得略記

東夷率皆土著烹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

禮求之四夷者也 左傳曰仲尼學官各於鄉子既而告人 凡蠻夷戎狄總名四

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其信也

夷者猶公侯伯子男皆號諸侯云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索或作蒙音度洛反其侍

兒於後隻身隻音八鳩反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

來降我因已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牢音也豕曰口氣

嘘之不死復徙於馬蘭蘭音也馬亦如之王曰為神乃聽母收養名曰

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水

今菑屠甲有蓋斯水疑此水是也 曰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

餘而王之焉於東夷之域最為平敞土宜五穀出名馬赤玉貂豹

納似豹無前足音奴八反大珠如酸棗曰真柵為城有宮室倉庫牢獄其人龐大疆

勇而謹厚不為寇鈔曰弓矢刀矛為兵曰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

狗加其邑落皆主屬諸加食飲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

曰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時斷刑獄解囚徒

有軍事亦祭天殺牛曰躡占其吉凶魏志曰牛躡解者為凶合者為吉行人無書夜好

歌吟音聲不絕其俗用刑嚴急被誅者皆沒其家人為奴婢盜一

責十二男女淫皆殺之尤治惡妒婦既殺復尸於山上兒死妻嫂

死則有椁無棺殺人殉葬多者曰百數其王葬用玉匣漢朝常豫

曰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曰葬焉建武中東夷諸國皆來獻

見二十五年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答報之於是使命歲通至

安帝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殺傷吏民

後復歸附永寧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詣闕貢獻天子賜尉仇台

印綬金綵順帝永和元年其王來朝京師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

曰遣之桓帝延熹四年遣使朝賀貢獻永康元年王夫台將二萬

餘人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至靈帝熹平

年復奉章貢獻夫餘本屬玄菟獻帝時其王求屬遼東云

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

接不知其北所極土地多山險人形似夫餘而言語各異有五穀

麻布出赤玉好貂無君長其邑落各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間土氣

極寒常為穴居且深為貴大家至接九梯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

冬且豕膏塗身厚數分且禦風寒夏則裸袒且尺布蔽其前後其

人臭穢不潔作廁於中園之而居自漢興且後臣屬夫餘種衆雖

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又善射發能人人目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

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為鏃鏃皆施毒中人即死便乘船好寇盜隣

國畏患而卒不能服東夷夫餘飲食類此皆用俎豆唯挹婁獨無

法俗最無綱紀者也
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滅獬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

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隨而為居少田業力作不足且自春

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宮室東夷相傳且為夫餘別種故言語

法則多同而跪拜曳一脚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

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按今高驪五部一曰內部一名黃部即桂婁部也二曰北部一

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也五曰西部一名右部即消奴部也本消奴部為王稍微弱後桂婁部代之其置

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古鄒大加高驪掌賓主部優台使者帛

衣先人武帝滅朝鮮且高句驪為縣前書元封中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部使屬玄菟

賜鼓吹伎人其俗淫皆潔淨自烹烹夜輒男女羣聚為倡樂好祠

鬼神社稷零星前書音義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辰日祀以牛號曰零星風俗通曰辰之神為零星故以辰日祠於東南也且十月祭

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大穴號祿神亦且十月迎而祭之其

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且自飾大加主簿皆著幘如冠幘而無後

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

為奴婢其婚姻皆就婦家生子長大然後將還便稍營送終之具
金銀財幣盡於厚莖積石為封亦種松柏其人凶急有氣力習
戰鬪好寇鈔沃沮東濊皆屬焉

句驪一名貊耳有別種依小水為居因名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謂

貊弓是也

魏志春秋曰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驪別種因各之小水貊

王莽初發句驪兵口伐匈奴

其人不欲行彊迫遣之皆亡出塞為寇盜遼西大尹田況追擊戰
死莽令其將嚴尤擊之誘句驪侯騶入塞斬之傳首長安莽大說
更名高句驪王為下句驪侯於是貊人寇邊愈甚建武八年高句
驪遣使朝貢光武復其王號二十三年冬句驪蠶支落大加戴升
等萬餘口詣樂浪內屬二十五年春句驪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
原而遼東太守祭彤已恩信招之皆復款塞後句驪王宮生而開
目能視國人懷之及長勇壯數犯邊境和帝元興元年春復入遼

東寇略六縣太守耿夔擊破之斬其渠帥安帝永初五年宮遣使

貢獻求屬玄菟元初五年復與濊貊寇玄菟攻華麗城

華麗城屬樂浪郡

建

光元年春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將兵

出塞擊之捕斬濊貊渠帥獲兵馬財物宮乃遣嗣子遂成將二千

餘人逆光等遣使詐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據險阨已遮大軍而潛

遣三千人攻玄菟遼東焚城郭殺傷一千餘人於是發廣陽漁陽

右北平涿郡屬國三千餘騎同救之而貊人已去夏復與遼東鮮

卑八千餘人攻遼隊

縣各屬遼東郡

殺掠吏人蔡諷等追擊於新昌戰歿功

曹耿耗兵曹掾龍端兵馬掾公孫酺已身扞諷俱歿於陳死者百

餘人秋宮遂率馬韓濊貊數千騎圍玄菟夫餘王遣子尉仇台將

二萬餘人與州郡并力討破之斬首五百餘級是歲宮死子遂成

立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已為可許尚書陳忠曰

宮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弔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安帝從之明年遂成還漢生口詣玄菟降詔曰遂成等桀逆無狀當斬斷殖醢示百姓幸會赦令乞罪請降鮮卑滅貊連年寇鈔驅略小民動百千數而裁送數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已後不與縣官戰鬪而自已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人四十匹小口半之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後滅貊率服東垂少事順帝陽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質桓之間復犯遼東西安平殺帶方令

郡國志西安平帶方縣屬遼東郡

掠得樂浪太守妻子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玄菟云

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

蓋馬縣名屬玄菟郡其山在今平壤城西平壤即王險城也

東濱大海

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滅貊接其地東西夾南北長

夾音狹

可折方千里

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有邑落長帥人性質直彊勇便

持才步戰言語食飲居處衣服有似句驪其葬作大木椁長十餘丈開一頭為戶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骨置椁中家人皆共一椁刻木如主隨死者為數焉武帝滅朝鮮已沃沮地為玄菟郡後為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驪西北更曰沃沮為縣屬樂浪東部都尉至光武罷都尉官後皆曰封其渠帥為沃沮侯其土迫小介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驪句驪復置其中大人遂為使者已相兼領責其租稅貂布魚鹽海中食物發美女為婢妾焉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與南同界南接挹婁挹婁人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每夏輒滅於巖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其耆老言嘗於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兩袖長三丈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與語不通不食而死又說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闕之輒生

子云

魏志曰母丘儉遣王頎追句驪王宮窮沃沮東界問其耆老所傳云

滅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滅及沃沮

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曰禮義田

蠶又置八條之教前書曰箕子教以八條者相殺者以當時償殺相傷者以穀償相盜者

也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曰邊豆其後四十

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漢初大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

而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王朝鮮傳國至孫右渠元朔元年武帝歲

君南閭等畔右渠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武帝曰其地為蒼

海郡數年乃罷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

部書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真番并樂浪玄菟復徙居

句驪自單大領已東沃沮滅貊悉屬樂浪後呂境土廣遠復分領

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自內屬已後風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

有六十餘條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棄領東地悉封其渠帥為縣

侯皆歲時朝賀無大君長其官有侯邑君三者者舊自謂與句驪

同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愚慤少嗜欲不請句男女皆衣

曲領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同姓不婚多所

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造新居知種麻養蠶作綿布曉候

星宿豫知年歲豐約常用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為舞天

又祠虎曰為神邑落有相侵犯者輒相罰生口牛馬名之為責

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能步戰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樂浪

檀弓出其地又多文豹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海出鮫魚使來皆獻

之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

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滅貊接弁辰

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
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
東西自海為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其立其種為辰王都日
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馬韓人知田
蠶作綿布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
作土室形如家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不貴金寶
錦蜀不知騎乘牛馬唯重瓔珠白綴衣為飾及懸頸垂耳大率皆
魁頭露紒魁頭猶科頭也謂以髮
紒繞成科結也紒音計布袍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
者輒日繩貫脊皮繩日大木嚙呼為健常日五月田竟祭鬼神書
夜酒會群聚歌舞舞輒數十人相隨蹋地為節十月農功畢亦復
如之諸國邑各日一人主祭天神號為天君又立蘇塗魏志曰諸國各
有別邑為蘇塗
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遠
之蘇塗之義有浮屠建大木日懸鈴鼓享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

者辰韓者老伯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
其名國為郡馬為孤賊為寇行酒為行解相別為徙有似秦語故
或名之為秦韓有城柵屋室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
有儉側次有樊祗次有殺奚次有邑借其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
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日禮行者讓路國出鐵滅倭馬韓竝從
市之凡諸質易皆日鐵為貨俗憲歌舞飲酒鼓瑟見生欲令其頭
扁皆押之日石扁音補
典反弁辰與辰韓雜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語風俗
有異其人形皆長大美髮衣服潔清而刑法嚴峻其國近倭故頗
有文身者初朝鮮玉準為衛滿所破乃將其餘眾數千人走入海
攻馬韓破之自立為韓王準後滅絕馬韓人復自立為辰王建武
短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謚等詣樂浪貢獻廉斯邑名
也謚音是光武封蘇馬
謚為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靈帝末韓滅竝盛州縣

不能制百姓苦亂多流亡人韓者馬韓之西海島上有州胡國其
人短小髡頭衣韋衣有上無下好養牛豕乘船往來貨市韓中大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
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
案今名邪摩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十
推音之訛反餘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治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
同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為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
氣溫腴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羊鵲鵲或作鷓其兵有矛楯木弓其
矢或曰骨為鏃男子皆黥面文身曰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
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
竝丹朱粉身說文曰粉塵也音蒲頓反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父母兄弟異
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曰手而用籩豆俗皆徒跣曰蹲踞為恭

倭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者甚衆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
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淫不妒風俗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沒
其妻子重者沒其門族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
等類就歌舞為樂灼骨曰卜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
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雇曰財物如病疾遭
害曰為持衰不謹便其殺之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
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曰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
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
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能言妖
惑衆於是共立為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衣食
傳辭語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法俗嚴峻自女王國東
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種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于

餘里至朱儒國人長三四尺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

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會稽海外有東鯤人鯤音達分爲二十餘國

又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

海見記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

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

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沈瑩臨海水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上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豁人皆髡髮穿耳女人

不穿耳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有犬尾短如麕尾狀此夷舅姑子婦臥息其一大林略不相避地有銅鐵唯用鹿格爲矛以戰鬪摩礪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以鹽鹵之歷月餘日乃啖食之以爲上肴也

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

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扃開也回頑薄之俗就寬

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曰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

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曰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

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言焉爾其後遂通接商賈漸交上國而

燕人備滿擾雜其風擾亂也於是從而澆異焉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

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

贊曰宅是嶠夷曰乃陽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羸末紛亂燕人違

難謂衛也雜華澆本遂通有漢衛滿入朝鮮既雜華夏之風又澆薄其本化以至通於漢也眇眇偏譯或從

或畔偏遠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五

東夷列傳第七十五

高辛氏

後漢書八十五

北宋本校

南蠻西南夷列傳第七十六

後漢書八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高辛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訪募天下

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

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

大其文五色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

軍首也診候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因名槃瓠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

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曰為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

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

絕人跡不至今辰州盧溪縣西有武山黃岡武陵記曰山高可萬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

大如三間屋遙見一石仍似狗於是女解去衣裳為僕鑿之結著獨力之衣

形巖俗相傳云是槃瓠象也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

鑿字為豎者安穿鑿也結音響

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繁瓠死後因自相夫妻

織績木皮染已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干寶晉紀曰武陵長沙

雜處五溪之內繁瓠馮山阻險每常為害採雜魚肉叩槽而號已繁瓠俗稱赤脚橫裙即其子孫其母後歸已狀白帝於是使迎

致諸子衣裳班蘭語言侏離侏離蠻夷語聲也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

意賜已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外癡內黠安土重舊已先

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優寵之故蜀其賦役也荆州記曰沅

陵縣居西口有上就武陽二鄉惟此是繁瓠子孫狗種也二鄉在武溪之北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

曰精夫相呼為妣徒說文曰妣女人自稱妣我也音胡胡反此已上並見風俗通也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其

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為邊患逮於周世黨眾

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荆來威者也又

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毛詩小雅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薄言采芑于彼新田顯允方叔振旅闡闔蓋爾蠻荆大邦為讎注云方叔卿士命而為將也

明其黨眾繁多是已抗敵諸夏也平王東遷蠻遂侵暴上國晉文

侯輔政乃率蔡其侯擊破之晉文侯仇也至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

師殺其將屈瑕左傳楚屈瑕伐羅又羅亂坎以濟其水遂無坎且不設備羅與屈瑕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繼於荒谷羣帥囚于治父也莊王初立

莊王名旅穆王之子民飢兵弱復為所寇楚師既振然後乃服自是遂屬於楚

鄢陵之役蠻與恭王合兵擊晉左傳晉楚戰于鄢陵晉卻至曰楚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也及吳

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

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為武陵黔中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西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

口二丈是謂賈布說文曰南蠻賦也賈非冬反雖時為寇盜而不足為郡國患光武

中興武陵蠻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單程等據其險隘大

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長沙武陵兵萬餘人乘船泝沅

水入武溪擊之沅水出牂牁故且蘭東北經辰州潭州嶽州經洞庭湖入江也尚輕敵入險山深水疾舟船

不得上蠻氏知尚糧少入遠又不曉道徑遂屯聚守險尚食盡引還蠻緣路微戰尚軍大敗悉為所沒二十四年相單程等下攻臨

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擊之不能尅明年春遣伏波將軍
馬援中郎將劉匡馬武孫永等將兵至臨沅擊破之單程等飢困
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爲置吏司羣蠻遂平肅宗建
初元年武陵澧中蠻陳從等反叛入零陽蠻界零陽縣屬武陵郡其冬零陽
蠻五里精夫爲郡擊破從從等皆降三年冬澧中蠻覃兒健等復
反澧水名源出今澧州崇義縣也攻燒零陽作唐孱陵界中作唐縣屬武陵郡孱陵縣故城在今荆州公安縣西南孱音仕顏反明
年春發荆州七郡及汝南潁川弛刑徒吏士五千餘人拒守零陽
募充中五里蠻精夫不叛者四千人擊澧中賊充縣屬武陵郡充音衙五年春潭
兒健等請降不許郡因進兵與戰於宏下大破之斬兒健首餘皆
棄營走還澧中復遣乞降乃受之於是罷武陵屯兵賞賜各有差
和帝永元四年冬澧中蠻潭戎等反燔燒郵亭殺略吏民郡
兵擊破降之安帝元初二年澧中蠻曰郡縣徭稅失平懷怨恨遂

結充中諸種二千餘人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六亭兵追
破之皆散降賜五里六亭渠帥金帛各有差明年秋澧中蠻
四千人竝爲盜賊又零陵蠻羊孫陳湯等千餘人零陽屬武陵郡著赤幘稱
將軍燒官寺抄掠百姓州郡募善蠻討平之順帝永和元年武陵
太守上書曰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曰爲可尚書
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
獸心貪婪難率曰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
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繇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
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其冬澧中蠻果爭貢布
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叛明年春蠻二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寇
夷道遣武陵太守李進討破之斬首數百級餘皆降服進乃簡選
良吏得其情和在郡九年梁太后臨朝下詔增進秩二千石賜錢

二十萬桓帝元嘉元年秋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拘執縣令屯結深山至永興元年太守應奉呂恩信招誘皆悉降散永壽三年十一月長沙蠻反叛屯益陽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界眾至萬餘人殺傷長吏又零陵蠻入長沙冬武陵蠻六千餘人寇江陵荆州刺史劉度謁者馬睦南郡太守李肅皆奔走肅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傲備故敢乘間而進明府為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旄鳴鼓應聲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為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爽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棄市度睦減死一等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為郎於是呂右校令度尚為荆州刺史討長沙賊平之又遣車騎將軍馮緄討武陵蠻並皆降散軍還賊復寇桂陽太守廖祈奔走音廖武陵蠻亦更攻其郡太守陳奉率吏人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降者二千餘人至靈帝中平三年武陵蠻復叛寇郡界州郡擊破

之禮記稱南方曰蠻雕題交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題也雕之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也

其西有噉人國生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已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取妻美則讓其兄今烏潯人是也萬震南州異物

志烏潯地名在廣州之南交州之北恒出道間候行旅輒出擊之利得人食之不貪其財貨並以其肉為肴進又取其髑髏破之以飲酒以人掌趾為珍異以食者也交趾之南

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呂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已

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質亦贊也政不施焉則君子不

臣其人吾何已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爾雅曰黃髮也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尚書大傳作別風注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

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事見尚書大傳稱先王之神致已薦於宗廟周德

既衰於是稍絕及楚子稱霸朝貢自越秦并天下威服蠻夷始開

領外置南海桂林象郡漢興尉佗自立為南越王傳國五世前書南粵王趙

佗真定人也秦時為南海尉佗孫胡胡子嬰齊嬰齊子興也至武帝元鼎五年遂滅之分置九郡交趾刺

史領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

帥貴長耳皆穿而絕之垂肩三寸武帝末珠崖太守會稽孫幸調

廣幅布獻之蠻不堪役遂攻郡殺幸幸子豹率善人還復破之自

領郡事討擊餘黨連年乃平豹遣使封還印綬上書言狀制詔即

召豹為珠崖太守即威政大行獻命歲至中國貪其珍賂漸相侵

侮故率數歲一反元帝初元三年遂罷之凡立郡六十五歲逮王

莽輔政元始二年日南之南黃支國來獻犀牛凡交趾所統雖置

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項髻徒跣為髻於項上也

曰布貫頭而著之後頗徙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

見禮化光武中興錫光為交趾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制為

冠履初設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建武十二年九真

徼外蠻里張游里蠻之別號今呼為儼人率種人慕化內屬封為歸漢里君明年南

越徼外蠻夷獻白雉白菟至十六年交趾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

反攻郡徼側者菴冷縣雒將之女也菴音莫支反冷音零嫁為朱載人詩索妻

甚雄勇交趾太守蘇定召法繩之側忿故反於是九真日南合浦

蠻里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交趾刺史及諸太守僅得

自守光武乃詔長沙合浦交趾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谿儲糧穀十

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

萬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趾斬徵側徵貳等餘皆降散進

擊九真賊都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帥三百餘口於零陵於是嶺表

悉平肅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究不事人究不事人蠻夷別號也邑豪獻生

犀白雉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二千餘人寇掠

百姓燔燒官寺郡縣發兵討擊斬其渠帥餘眾乃降於是置象林
將兵長史呂防其患安帝永初元年九真徼外夜郎蠻夷舉土內
屬開境千八百四十里元初二年蒼梧郡鄧太后遣侍御史任遠音卓奉詔赦
林合浦蠻漢數千人攻蒼梧郡鄧太后遣侍御史任遠音卓奉詔赦
之賊皆降散延光元年九真徼外蠻貢獻內屬三年日南徼外蠻
復來內屬順帝永建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便遣使貢獻帝賜調
便金印紫綬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
林縣燒城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真二郡兵萬餘人
救之兵士憚遠役遂反攻其府二郡雖擊破反者而賊執轉盛會
侍御史賈昌使在日南即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爲所攻圍歲
餘而兵穀不繼帝呂爲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
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

駿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槃結不散武陵南郡蠻
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
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亾其
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亾者十必四五其不可
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其不可四也軍行
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古升小故曰五
也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
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亾必衆旣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
割心腹呂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
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呂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
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
呂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

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呂為刺史
太守悉使其住交阯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
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靜之後又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
轉輸金帛呂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呂封侯列土之賞故
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
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前書曰魏里人魏尚為雲中守以斬首捕虜上功不實竟馮唐言之於文帝帝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為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為太山太守前書曰舍字君初徵為陳議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也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國議即拜祝良為九
真太守張喬為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
車入賊中設方略招呂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
嶺外復平建康元年日南蠻夷千餘人復攻燒縣邑遂扇動九真
與相連結交阯刺史九江夏方開恩招誘賊皆降服時梁太后臨

朝美方之功遷為桂陽太守桓帝永壽三年居風令貪暴無度縣
人朱達等及蠻夷相聚攻殺縣令眾至四五百人進攻九真九真
太守兒式戰死兒五詔賜錢六十萬拜子二人為郎遣九真都尉魏
朗討破之斬首二千級渠帥猶屯據日南眾轉彊盛延熹三年詔
復拜夏方為交阯刺史方威惠素著日南宿賊聞之二萬餘人相
率詣方降靈帝建寧三年鬱林太守谷永呂恩信招降烏滸人十
餘萬內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熹平二年冬十二月日南徼外國
重譯貢獻光和元年交阯合浦烏滸蠻反叛招誘九真日南合數
萬人攻沒郡縣四年刺史朱雋擊破之六年日南徼外國復來貢
獻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暉音審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
鍾離山代本曰原君之先故出巫誕也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

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
呂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眾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
當呂為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其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
從夷水至鹽陽荆州圖曰夷縣西有溫泉古老相傳此泉原出鹽子今水有鹽氣縣西一獨山有石穴有二大石竝立穴中相去可一丈俗各為陰陽石陰石常涇陽石常燥盛弘之荆州記曰昔廩君浮夷水射鹽神於陽石之上案今施州清江縣水一名鹽水源出清江縣西都亭山水經云夷水巴郡魚復縣注云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見鹽清因名清江也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畱其居廩君不
許鹽神算輒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
冥積十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代本曰廩君使人操青縷以道鹽神曰嬰此即相宜
云與女俱生宜將去鹽神受縷而嬰之廩君即立陽石上應青縷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夫乃大開也廩君於是君子夷城此已上竝見代本也四
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曰虎飲人血遂言人祠焉
及秦惠王并巴中呂巴氏為蠻夷君長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
有罪得呂爵除其君長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

八百錢其民戶出幪布八丈二尺鷄羽三十

侯說文幪南蠻夷布也音公亞反毛詩四鍬既均儀禮

矢鍬一乘鄭玄江曰鍬猶候也候物而射之也三

十鍬一百四十九俗本幪作蒙鍬作鍬者竝誤也漢興南郡太守靳彊請一依秦

時故事至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澹山蠻雷遷等始反叛澹音屠寇掠百

姓遣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

夏界中今沔中蠻是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蠻許聖等巫縣屬南郡日郡

收稅不均懷怨恨遂屯聚反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荆州諸郡兵萬

餘人討之聖等依憑岨隘久不破諸軍乃分道竝進或自巴郡魚

復敷路攻之蠻乃散走斬其渠帥乘勝追之大破聖等聖等乞降

復悉徙置江夏靈帝建寧二年江夏蠻叛州郡討平之光和三年

江夏蠻復反與廬江賊黃穰相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寇患累

年廬江太守陸康討破之餘悉降散

板楯蠻夷者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

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

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華陽國志曰巴夷廖仲等射殺

也昭王嘉之而呂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

租十妻不算傷寵之故一戶免其一頃田之稅雖有十妻不輸口算之錢復音福傷人者論殺人得呂佞錢贖

死何承天纂文曰佞蠻夷贖罪貨也音徒濫反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

夷人安之至高祖為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還巴

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寶錢

口四十世號為板楯蠻夷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

勇初為漢前鋒數陷陳俗喜歌舞喜音虛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

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遂世世服從至於中興郡

守常率呂征伐桓帝之世板楯數反太守蜀郡趙溫呂恩信降服

之靈帝光和三年巴郡板楯復叛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靈帝遣

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兵討之連年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乃問益

州計吏考呂征討方略漢中上計程包對曰板楯七姓射殺白虎

立功先世復為義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

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故號為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

輩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復大人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

將軍馮緄南征武陵雖受丹陽精兵之銳史記曰周成王封楚熊繹始居丹陽今歸州秭歸縣東南故城是也至楚

亦呂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

役筆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頸割雖陳宛州郡而

牧守不為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舍怨呼天叩心窮谷愁苦賦

役困羅酷刑故邑落相聚呂致叛戾非有謀主僭號呂圖不軌今

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

文王始自丹陽遷於郢續漢志云南郡枝江縣有丹陽聚也

史記曰周成王封楚熊繹始居丹陽今歸州秭歸縣東南故城是也至楚

詔赦之即皆降服至中平五年巴郡黃巾賊起板楯蠻夷因此復叛寇掠城邑遣西園上軍別部司馬趙瑾討平之

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國東接交阯西有滇國北有邛都

國各立君長其人皆椎結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雋昆

明諸落西極同師東北至葉榆葉榆縣屬益州郡葉或作棟臣賢按前書曰西自同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為雋昆明今流俗諸本並

作布舊昆明蓋屬地方數千里無君長辨髮隨畜遷徙無常自雋東北

有祚都國東北有冉駹國或土著或隨畜遷徙自冉駹東北有白

馬國氏種是也此三國亦有君長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

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曰

竹為姓見華陽國志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

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曰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

立後牂牁太守吳霸曰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今

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前書地理志曰夜郎縣有遯水東至廣鬱華陽國志云遯水通鬱林有三郎祠皆有靈響又云竹王所捐破竹

於野成竹林今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美從者白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永是也初楚傾襄王時遣將莊豪從

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椽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

且蘭有椽船牂牁處乃改其名為牂牁異物志曰牂牁擊船也牂牁地多雨潦

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無蠶桑故其郡最貧句町縣有桃根木

可曰為麩百姓資之臨海異物志曰桃根木外皮有毛似栝櫨而散生其木剛作鋸鋤利如鐵中石更利唯中焦根乃致敗耳皮中有似檇稻米片又似

麥麩中作餅餌廣志曰桃根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洪直傷無枝條其顛生葉不過數十似椽葉破其木肌堅難傷人數寸得麩赤黃密緻可食也公孫述時大姓

龍傳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為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越南

志曰番禺縣之西有江浦焉光武嘉之並加褒賞桓帝時郡人尹珍自呂生於荒裔

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

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荊州刺史華陽國志曰尹珍字道真母斂縣人也

滇王者莊蹻之後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曰其地為益州郡割牂
柯越嶲各數縣配之後數年復并昆明地皆曰屬之此郡有池周
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河土
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人俗豪怙
怙奢居官者皆富及累世及王莽政亂益州郡夷棟蠶若豆等起兵
殺郡守越嶲姑復夷人大牟亦皆叛殺略吏人莽遣寧始將軍廉
丹發巴蜀吏人及轉兵穀卒徒十餘萬擊之吏士飢疫連年不能
克而還曰廣漢文齊為太守造起陂池開通漑灌墾田二千餘頃
率吏兵馬修障塞降集羣夷甚得其和及公孫述據益土齊固守
拒險述拘其妻子許曰封侯齊遂不降聞光武即位乃間道遣使
自聞蜀平徵為鎮遠將軍封成義侯於道卒詔為起祠堂郡人立
廟祀之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蠶與姑復棟榆捍棟連然滇池建

憐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

姑復縣屬越嶲郡餘六縣並屬益州郡也

益州太守繁勝與戰而敗

退保朱提

縣屬犍為郡朱音殊提首魁

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為蜀

郡人及朱提夷合萬二千人擊之尚軍遂度瀘水入益州界

瀘水一名若水

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犍道入江在今嵩州南特有瘴氣二月四月經之必死五月以後行者得無害故諸葛亮表云五月度瀘言其艱苦也

羣夷聞大兵至皆

棄壘奔走尚獲其羸弱穀畜二十年進兵與棟蠶等連戰數月皆

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韋

孫盛蜀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置不韋縣華陽國志曰武帝通博南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資之因名不韋以章其先人之惡行也斬棟蠶帥凡首虜七千餘人得生口

五千七百人馬三千匹牛羊三萬餘頭諸夷悉平肅宗元和中蜀

郡王追為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鳥

見始興起學校漸遷其俗靈帝熹平五年諸夷反叛執太守雍陟

遣御史中丞朱龜討之不能克朝議曰為郡在邊外蠻夷喜叛勞

師遠役不如棄之太尉掾巴郡李暕建策討伐乃拜暕益州太守

與刺史龐芝發板楯蠻擊破平之還得雍陟顯卒後夷人復叛呂
廣漢景毅為太守討定之毅初到郡米斛萬錢漸已仁恩少年間
米至數十云少年未
多年也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
有感因懷姙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水上沙壹忽聞
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
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
及後長大諸兄已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已為王後牢山
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已為妻後漸相滋長種
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自此以上並
見風俗通也九隆死世世相繼哀牢傳
曰九隆
代代相傳名號不可得而數至於禁高乃可記知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
死子京牢代京牢死子桑藕代桑藕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粟代乃分置
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自來未嘗交

通中國建元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箬船箬音蒲佳反縛竹
木為箬以當船也南下

江漢擊附塞夷鹿菱菱音多其
種今見在鹿菱人弱為所禽獲於是震雷疾雨

南風飄起水為逆流翻涌二百餘里箬船沈沒哀牢之眾溺死數

千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已攻鹿菱鹿菱王與戰殺其六王

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眾驚怖引去賢栗

惶恐謂其耆老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菱輒被天誅中

國其有聖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

戶二千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詣越雋太守鄭鴻降求

內屬光武封賢栗等為君長自是歲來朝貢永平十二年哀牢王

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主者七十七人戶五萬一千八百

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陽七千里顯宗已

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古今注曰永平
十年置益州西

部都尉居嶺唐續漢志六縣謂不合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華陽國志曰博

南縣西山高三十里越之度蘭倉水也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

倉為它人哀牢人皆穿鼻僮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

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采文繡芻蕘劉解見李恂傳

純木帛疊外國傳曰諸薄國女蘭干細布華陽國志曰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

桐木華績已為布廣志曰梧桐有白者幅廣五尺潔白不受

垢汙先已覆亾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見華陽國志出

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華陽國志曰蘭滄水有金沙洗取融為虎魄廣雅曰虎魄生地

草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虎魄如斗初時如桃膠疑堅乃成博物志曰松脂淪人水精

瑠璃軻蟲蚌珠徐衷南方草物狀曰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孔雀翡

翠犀象猩猩貊獸鄺元水經注曰猩猩形若狗而人面頭端正善與人言音聲妙麗如

羣士人以酒若糟設於路又喜屬子土人織草為履數十鞞相連結猩猩在山谷見酒及屬知其

設張者即知張者先祖名字乃呼其名而罵云奴欲張我捨之而去去而又還相呼試其嘗酒初

嘗少許又取屬于著之若進兩三升便大醉人出收之屬于相連不得去執還內牢中人欲取者

到牢邊語云猩猩汝可自相推肥者出之既擇肥者相對而泣即左思賦云猩猩啼而就禽也

昔有人以猩猩餉封溪令問餉何物猩猩自於籠中曰但有酒及僕耳無它飲食南雲南縣

中八郡志曰貊大如驢狀頗似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廣志曰貊色蒼白其皮溫煖有

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見華陽國志也先是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為政清潔

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即已為永昌太

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已為常賦

夷俗安之純自為都尉太守十年卒官建初元年哀牢王類牢與

守令忿爭遂殺守令而反叛攻越嶲唐城太守王尋奔牂牁哀牢

三千餘人攻博南燔燒民舍肅宗募發越嶲益州永昌夷漢九千

人討之明年春邪龍縣郡國志曰屬永昌郡也昆明夷鹵承等應募率種人與

諸郡兵擊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賜鹵承帛萬匹封為

破虜侑邑侯永元六年郡徵外敦忍乙王莫延募義遣使譯獻犀

牛大象九年徵外蠻及揮國王雍由調據音擅東觀記作增字遣重譯奉國珍寶

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永初元年徼外僬僥種夷陸類等三千餘口舉衆內附獻象牙水牛封牛永寧元年揮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揮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爲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各有差也

邛都夷者武帝所開曰爲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爲汗澤因名爲邛

池南人曰爲邛河

在今嶺州越嶲縣東南南中八郡志曰邛河縱廣厚二十里深百餘丈多天魚長一二丈頭如大遙視如戴鐵釜狀李膺益州記云邛都縣下

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狀間姥之節之後稍長大遂長丈餘令有疑馬蛇遂殺之令因大忿恨責姥出此姥云在狀下今即此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蛇乃感人以靈言臨令何殺我母當爲母報此後每夜輒聞若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勿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爲湖土人謂之爲湖唯姥宅無恙訖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他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臺後復反然今水淺時彼土人汲水取得舊木堅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爲枕相贈嬰音側

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嶲水伐之曰爲越嶲郡

嶺水源自嶺州邛都縣西南嶺山下前書地理志

曰言其越嶲水以置郡故名焉

其土地平原有稻田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

時時出見

禺同山在今嶺州揚波縣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驪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井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廉平唐虞澤配三

皇華陽國志曰碧雞光景人多見之前書音義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

俗多游蕩而喜謳歌略與牂柯相類豪帥

放縱難得制御王莽時郡守枚根調邛人長貴曰爲軍候更始二

年長貴率種人攻殺枚根自立爲邛穀王領太守事又降於公孫

述述敗光武封長貴爲邛穀王建武十四年長貴遣使上三年計

天子即授越嶲太守印綬十九年武威將軍劉尚擊益州夷路由

越嶲長貴聞之疑尚既定南邊威法必行已不得自放縱即聚兵

起營臺招呼諸君長多釀毒酒欲先曰勞軍因襲擊尚尚知其謀

即分兵先據邛都遂掩長貴誅之徙其家屬於成都永平元年姑

復夷復叛益州刺史發兵討破之斬其渠帥傳首京師後太守巴

郡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

蘇祈叟二百餘人續漢書志曰蘇祈縣屬越巂郡齋牛羊送喪至翁本縣安漢安漢縣屬巴郡起

墳祭祀詔書嘉美為立祠堂安帝元初三年郡徵外夷大羊等八

種戶三萬一千口十六萬七千六百二十慕義內屬時郡縣賦斂

煩數五年卷夷大半種封離等反畔殺遂久令遂久故縣在今隴州界明年永昌

益州及蜀郡夷皆叛應之眾遂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燔

燒邑郭剽略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詔益州刺史張喬選堪能

從事討之喬乃遣從事楊竦將兵至楛榆擊之賊盛未敢進先

詔書告示三郡密徵求武士重其購賞乃進軍與封離等戰大破

之斬首二萬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賞軍士

封離等惶怖斬其同謀渠帥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

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州中

論功未及上會竦病創卒張喬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像

天子曰張翁有遺愛乃拜其子湍為太守夷人懽喜奉迎道路曰

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其心有欲叛者諸夷者老相曉語

曰當為先府君故遂曰得安後順桓間廣漢馮顯為太守政化尤

多異迹云

在都夷者武帝所開曰為在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

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焉劉向列仙傳曰山圖

隴西人好乘馬馬蹋折脚山中道士教服地黃當歸羌活玄參服一年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自云五嶽使人之名山採藥能隨吾汝便不死山圖追隨人不復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

母服於家間暮年復去莫知所之也元鼎六年曰為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為西部置

兩都尉一居旌牛主徵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永平中益州刺史

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東觀記輔作輔梁國寧陵人也在州數歲宣示漢德

威懷遠夷自汶山曰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菽

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曰上舉種奉貢稱為臣僕輔

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詩周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

遠韓詩辭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詩人誦詠曰為符

驗今白狼王唐最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邛來大山零高坂

山海經曰崦山江水出焉郭璞曰中江所出也華陽國志曰邛來山一名邛崃故邛人作人界也

峭危峻險百倍此道言詩人雖歎岐道之阻但曰文王之繡負老幼若

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草木異種鳥獸殊類有犍為郡掾田

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

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解見陳今

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東觀記載其歌并載夷人本

譯平端劉脾不從我來支聞風向化微衣所見奇異知唐多賜繒布刑

甘美酒食推潭昌樂肉飛拓拒屈申悉備局後蠻夷貧薄傳讓無所報

嗣莫支願主長壽陽維子孫昌熾莫禱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讓

彼日人之部且交慕義向化繩動歸日出主路且聖德深恩聖德與人富

厚魏苗冬多霜雪流藩夏多和雨花邪寒溫時適藪薄部人多有苗補涉

危歷險辟危不遠萬里莫受去俗歸德術疊心歸慈母仍路遠夷懷德歌

曰荒服之外荒服土地境垺犁籍食肉衣皮阻蘇不見鹽穀莫碣吏譯傳

風周譯大漢安樂是漢攜負歸仁蹤優觸冒險陝雷折高山岐峻倫狼緣

崖磻石扶路木薄發家息落百宿到洛理歷父子同賜捕莖懷抱匹帛懷

漏傳告種人傳言長願臣僕陵陽肅宗初輔坐事免是時郡尉府舍皆

有雕飾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日眩耀之夷人益畏憚焉和帝永

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蠻夷王唐繒等遂率種人十七萬

口歸義內屬詔賜金印紫綬小豪錢帛各有差安帝永初元年蜀

郡三襄種夷與徼外汗衍種并兵三千餘人反叛攻蠶陵城殺長

吏二年青衣道夷邑長令田令姓田名與徼外三種夷三十一萬口齎黃

金旄牛牝顧野王曰牝結毛為飾也舉土內屬安帝增令田爵號為奉通

邑君延光二年春旄牛夷叛攻零關郡國志零關道屬越嶲郡殺長吏益州刺史張

喬與西部都尉擊破之於是分置蜀郡屬國都尉領四縣如太守

桓帝永壽二年蜀郡夷叛殺略吏民延熹三年蜀郡三襄夷寇蠶

陵殺長吏四年犍為屬國夷寇郡界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斬首

千四百級餘皆解散靈帝時已蜀郡屬國為漢嘉郡

冉駝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已為汶山郡至地節三年宣帝夷人年也

已立郡賦重宣帝乃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

氏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而法嚴重貴婦人黨母族死則燒

其尸土氣多寒在盛夏冰猶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人蜀為備夏

則違暑反其邑眾皆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至十餘丈為邛籠

案今彼土夷人呼為雕也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已麥為資而宜畜牧有旄

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為毼出名馬有靈羊可療毒本草經曰

靈羊角味鹹無毒主療青盲靈毒去惡鬼安心氣強筋骨也又有食藥鹿鹿麕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

疾又有五角羊麕香輕毛毼雞牲牲郭璞注山海經曰毼雞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鬪敵死乃止其人能

作旄毼斑斑青頓髦毼羊羖之屬青頓髦羖並未詳字書無此二字周書伊尹為四方獻令曰正西昆侖狗骨鬼親枳已關耳貫

匈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龍角神龜為獻湯曰善何承天纂文曰紕氏蜀也音卑疑反髦即紕也特多雜藥地有鹹土煮曰

為鹽麕羊牛馬食之皆肥麕即麕狼也異物志狀似鹿而角觸前向入林樹挂角故恒在平淺草中肉肥脆香美逐入林則搏之皮可作履鞮

角正四隰南人因以為林音子兮反其西又有三河槃于虜北有黃石北地盧水胡其表

乃為徼外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云

白馬氏者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已為武都土地險阻

有麻田出名馬牛羊漆蜜氏人勇慧抵冒貪貨死利居於河池一

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仇池山在今成州上祿縣南三秦記曰仇池縣界本名仇維山上有池故曰仇池山在滄洛二谷之間常為水所衝激故

下石而上土形似覆壺仇池記曰仇池百頃周圍九千四十步天形四方壁立于內自然樓櫓卻敵分置調均竦起數丈有踰人功仇池凡二十一一道可攀緣而上東西二門盤道下至上凡有七里上則崗阜低昂泉流交灌鄜元注水經云羊腸盤道三十六回開山圖謂之仇池數為邊寇夷所謂積石峨嵋盛岑隱阿者也土有平田百頃煮土成鹽因以百頃為號也

郡縣討之則依固自守元封三年氏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鳳元年氏人復叛遣執金吾馬適建姓馬適各建也龍頰侯韓增

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太常徒討破之及王莽篡亂氏人亦叛建

武初氏人悉附隴蜀及隗囂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降漢隴西太

守馬援上復其王侯君長賜印綬後囂族人隗茂反殺武都太

守氏人大豪齊鍾雷為種類所敬信威服諸豪與郡丞孔奮擊茂

破斬之後亦時為寇盜郡縣討破之

論曰漢氏征伐戎狄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至於傾沒

疆垂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

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文約謂文書安約也著自

山經水志者亦略及焉雖服叛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耳

雕腳之倫獸居鳥語之類緩耳儋耳也獸居謂穴居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陵

海越障累譯曰內屬焉故其錄名中郎校尉之署謂護匈奴中郎將及戎已校尉等編

數都護部守之曹動曰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沈沙棲

陸之瑋寶珠玉金碧珊瑚琥虎魄之類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宮幄焉又其實燄火毳馴

禽封獸之賦軫積於內府火毳即火浣布也馴禽鸚鵡也封獸象也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百里廣四五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烈

風不猛暴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恒居火中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積其毛織以作布用之若汗以火燒之則清潔也傅子曰長老說漢桓時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各行酒公卿朝臣前伴爭酒失杯而汗之冀偽怒解衣而夷歌巴舞殊音異節

之技列倡於外門豈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夷

雖附阻巖谷而類有土居連涉荆交之區布護巴庸之外不可量

極然其凶勇校算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

為劣焉故關守永昌肇自遠離啓土立人至今成都焉哀牢夷伐鹿豕不得乃歸中國

故言擊
自遠離

贊曰百蠻蠢居仍彼方徼鏤體卉衣憑深阻峭蠢小貌也鏤體文身也卉衣草服也亦有
別夷屯彼蜀表參差聚落紆餘歧道往化既孚改襟輸寶孚信也襟衽也俾
建永昌同編億兆

南蠻西南夷列傳第七十六

漢書卷九十六

後漢書八十六

正統本補校

西羌傳第七十七

後漢書八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衡山也及舜流四凶徙

之三危三危山在今沙川敦煌縣東南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也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河關縣屬金城郡巴上並續漢書文濱

於賜支至平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

漢徼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

已產牧為業其俗氏族無定或已父名母姓為種號十二世後相

與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亾則納釐嫂寡婦曰釐力之反故國無鰥寡種類

繁熾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

抄暴已力為雄殺人償死無它禁令其兵常在山谷短於平地不

能持久而果於觸突已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

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

黃帝素問曰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其人山居而多風水土剛強

王政修則賓服德教失則寇亂昔夏后氏

太康失國太康夏啓之子盤于游田不恤人事爲羿所逐不得反國也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

后相即太康孫仲康之子七年然後來賓至於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泄啓八代孫帝芒之子也

后桀之亂畎夷人居邠岐之間邠今幽州也岐即岐州也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及殷

室中衰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武丁殷王也易曰高宗伐鬼方前書

音義曰鬼方遠方也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殷頌及武乙暴虐犬戎寇

邊帝武乙即武丁五代孫無道爲偶人像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代之行天神不勝而修辱之又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遂被雷震而死周古公踰梁

山而避於岐下梁山在今雍州好時縣西北古公文王之祖也岐山在扶風郡也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

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也

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太丁武丁子也竹書紀年曰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也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

季歷爲牧師季歷文王之父也竹書紀年曰太丁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爲殷牧師也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

徒之戎皆克之竹書紀年曰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二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也及文王爲西伯西有

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見詩小雅采薇篇乃

率西戎征殷之叛國左傳晉韓獻子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及武王伐商羌鬣

率師會於牧野尚書曰庸蜀羌鬣微盧彭濮人孔安國注曰皆蠻夷戎狄也至穆王時戎狄不貢玉乃西

征犬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見史記王遂遷戎於太原夷王

衰弱夷王穆王孫各燬之也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

獲馬千匹見竹書紀年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犬丘縣名秦曰

廢丘漢曰槐里也

王命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爲戎所殺王

乃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卻後二十七年

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

晉人敗北戎於汾隰水名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後

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並見竹書紀年其年戎圍犬

丘虜秦襄公之兄伯父時幽王昏虐四夷交侵遂廢申后而立褒

姒申侯怒與戎寇周殺幽王於酈山周乃東遷洛邑秦襄公攻戎

救周後二年邢侯大破北戎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自

隴山已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獯邽之戎狄即狄道獯即

獯道邽即上邽縣邽邽縣也涇北有義渠之戎義渠縣屬北地郡洛川有大荔之戎洛川即洛水大荔古戎國秦獲

之改曰臨晉今同州城是也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楊拒泉臯之戎杜預注左傳云楊拒戎邑也潁首

已西有蠻氏之戎左傳曰單浮餘國蠻氏杜預注云梁南有霍陽山皆蠻氏之邑當春秋時間在中國與諸

夏盟會魯莊公伐秦取邽冀之戎後十餘歲晉滅驪戎是時伊洛

戎強東侵曹魯左傳莊公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杜預注戎侵魯魯人不知乃追之二十四年戎侵曹也後十九年遂入王城

於是秦晉伐戎已救周事並見左傳後二年又寇京師齊桓公徵諸侯

戍周後九年陸渾戎自瓜州遷於伊維瓜州今瓜州也事見僖二十二年允姓戎遷於

渭汭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於三危東及輶轅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陰戎之種

已滋廣左傳哀公四年蠻子赤奔晉陰地杜預注曰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晉文公欲修霸業乃賂戎狄

已匡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地千里由余其先晉人也

入戎戎王聞穆公賢使由余觀秦秦穆公以客禮待之秦遣戎王以女樂由余諫不聽由余乃降秦為謀伐戎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

復修霸業魏絳晉大夫見左傳襄公十三年是時楚晉強盛威服諸戎陸渾伊洛陰戎

事晉而蠻氏從楚後陸渾叛晉晉令荀吳滅之荀吳晉大夫中行穆子也見左傳昭公元年後

四十四年楚執蠻氏而盡囚其人其時義渠大荔最強築城數十

皆自稱王至周貞王八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即

北戎也韓魏復其稍并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逃走西踰汧

隴汧山隴山之間也在今隴州汧源縣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義渠種焉至貞王二十五

年秦伐義渠虜其王即厲公二十三年伐也後十四年義渠侵秦至渭陰後百許

年義渠敗秦師於洛後四年義渠國亂秦惠王遣庶長操將兵定

之操各也庶長秦爵也事見左傳義渠遂臣於秦後八年秦伐義渠取郁郅縣名屬北地郡後二

年義渠敗秦師於李伯李伯地名未詳明年秦伐義渠取徒涇二十五城徒涇縣名

徒涇

屬西河郡及昭王立義渠王朝秦遂與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

四十二年宣太后誘殺義渠王於甘泉宮因起兵滅之始置隴西

北地上郡焉戎本無君長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

有功天子爵之曰為藩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子戰國世大荔

義渠稱王及其衰亾餘衆皆反舊為酋豪云

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曰為奴隸不知爰劍何戎

之別也後得亾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劍

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為其蔽火得亾不死既出又與

剽女遇於野鼻也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曰為俗遂

俱亾入三河間續漢書曰遂俱亾人河湟間今此言三河即黃河賜支河湟河也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

其神共畏事之推曰為豪河湟間少五穀多禽獸曰射獵為事湟水出金城郡臨羌縣爰劍教之田畜遂見敬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衆羌人謂

奴為無弋曰爰劍嘗為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至爰劍曾

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穆公霸有西戎公公欲復之兵臨渭首滅狄獠

戎獠音九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

千里與衆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

或為羗牛種越嶲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

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畱湟中竝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為九種

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及忍子研立時秦孝

公雄強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駟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研

至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為研種及秦始皇時務并六國曰諸侯為

事兵不西行故種人得亾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

逐諸戎北卻衆狄築長城曰界之衆羌不復南度至于漢興匈奴

冒頓兵強破東胡走月氏威震百蠻臣服諸羌景帝時研種畱何

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徙畱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氏道羌

道縣氏音丁兮反五縣並屬隴西郡及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

乃度河湟築令居塞今居縣屬金城郡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通道

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

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

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安故縣屬隴西郡枹罕縣屬金城郡枹音缺漢遣將軍李息郎中令

徐自為將兵十萬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焉羌乃去

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金城郡臨羌縣有鹽池也漢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

巨賈之至宣帝時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義渠姓也覘行諸羌其先零種

豪言願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處巨為畜牧安國巨事奏聞後將

軍趙充國巨為不可聽後因緣前言遂度湟水郡縣不能禁至元

康三年先零乃與諸羌大其盟誓將欲寇邊帝聞復使安國將兵

觀之安國至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

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趙充國與諸將將兵六萬人擊

破平之至研十三世孫燒當立元帝時三姐等七種羌寇隴西先廉

反又所廉反姐音紫遣右將軍馮奉世擊破降之從爰劍種五世至研研最豪

健自後巨研為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巨燒當為

種號自三姐羌降之後數十年四夷賓服邊塞無事至王莽輔政

欲耀威德巨懷遠為名乃令譯諷旨諸羌使其獻西海之地初開

巨為郡築五縣邊海亭燧相望焉燧烽也

滇良者燒當之玄孫也時王莽末四夷內侵及莽敗眾羌遂還據

西海為寇更始赤眉之際羌遂放縱寇金城隴西隗囂雖擁兵而

不能討之乃就慰納因發其眾與漢相拒建武九年隗囂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

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志無聊故致反
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
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
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
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曰明威防光武從之即曰牛邯為護羌
校尉持節如舊及邯卒而職省十年先零豪與諸種相結復寇金
城隴西遣中郎將來歙等擊之大破事已具歙傳十一年夏先零
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
風三郡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之事已具援傳自燒當至
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貧而先零卑湍並皆強富數侵犯
之滿音乃感反滇良父子積見陵易憤怒而數有恩信於種中於是集會
附落及諸雜種乃從大榆人掩擊先零卑湍大破之殺三千人掠

取財畜奪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強滇良子滇吾立中元元年武
都參狼羌反殺掠吏人大守與戰不勝隴西太守劉盱遣從事辛
都監單掾李苞將五千人赴武都與羌戰斬其酋豪首虜千餘人
時武都兵亦更破之斬首千餘級餘悉降時滇吾附落轉盛常雄
諸羌每欲侵邊者滇吾轉教曰方略為渠帥二年秋燒當羌滇吾
與弟滇岸率步騎五千寇隴西塞劉盱遣兵於枹罕擊之不能克
又戰於允衙允音鈔衙音階縣名屬金城郡為羌所敗殺五百餘人於是守塞諸羌皆
復相率為寇遣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唐谷允音鈔吾音牙縣名屬金城郡唐谷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也軍敗鴻及隴西長史田颯皆沒又天水兵為牢姐
種所敗於白石死者千餘人白石縣名屬金城郡有白石山時燒何豪有婦人比銅鉗
者年百餘歲多智算為種人所信向皆從取計策時為盧水胡所
擊比銅鉗乃將其眾來依郡縣種人頗有犯法者臨羌長收擊比

銅鉗而誅殺其種六七百人顯宗憐之乃下詔曰昔桓公伐我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春秋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也何休注曰戎亦天地之所生乃迫殺之惡不仁也今國家無德恩不及遠羸弱何辜而當并命夫長平之暴非帝者之功言帝王好生惡殺故不以爲功也史記曰白起昭王時爲上將軍擊趙趙不利將軍趙括括與六十萬人請降起乃盡坑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咎由太守

長吏安加殘戮比銅鉗尚生者所在致醫藥養視令招其種人若欲歸故地者厚遣送之其小種若束手自詣欲効功者皆除其罪若有逆謀爲吏所捕而獄狀未斷悉召賜有功者永平元年復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於西部大破之事已具武等傳滇吾遠引去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輔召謁者竇林領護羌校尉居狄道林爲諸羌所信而滇岸遂詣林降林爲下吏所欺謬奏上滇岸曰爲大豪承制封爲歸義侯加號漢大都尉明年滇吾復降林復奏其第一豪與俱詣闕獻見帝怪一種兩豪疑其非

實曰事詰林林辭窘窘窮也乃僞對曰滇岸卽滇吾隴西語不正耳帝窮驗知之怒而免林官會涼州刺史又奏林贓罪遂下獄死謁者郭襲代領校尉事到隴西聞涼州羌盛還詣闕抵罪於是後省校尉官滇吾子東吾立召父降漢乃入居塞內謹愿自守而諸弟迷吾等數爲寇盜肅宗建初元年安夷縣吏略妻卑涌種羌婦吏爲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塞安夷縣名屬金城縣種人恐見誅遂共殺延而與勒姐及吾良二種相結爲寇隴西太守孫純遣從事李睦及金城兵會和羅谷與卑涌等戰斬首虜數百人復拜故度遼將軍吳棠領護羌校尉居安夷二年夏迷吾遂與諸衆聚兵欲叛出塞金城太守郝崇追之戰於荔谷崇兵大敗崇輕騎得脫死者二千餘人於是諸種及屬國盧水胡悉與相應吳棠不能制坐徵免武威太守傅育代爲校尉移居臨羌迷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

萬餘人共寇隴西漢陽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副討破之於是臨洮索西迷吾等悉降防乃築索西城故城在今洮州徒隴西南部都尉戍之悉復詣亭候至元和三年迷吾復與弟號吾諸雜種反叛秋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郡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權宜放遣羌即爲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傳育不欲失信伐之乃募人鬪諸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更依迷吾章和元年育上請發隴西張掖酒泉各五千人諸郡太守將之育自領漢陽金城五千人合二萬兵與諸郡尅期擊之令隴西兵據河南張掖酒泉兵遮其西竝未及會育軍獨進迷吾聞之徙廬落去育選精騎二千窮追之夜至建威南三塊谷去虜數里須臾擊之不設備迷吾乃伏兵三百人夜突育營營中

驚壞散走育下馬手戰殺十餘人而死者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育北地人也顯宗初爲臨羌長與捕虜將軍馬武等擊羌滇吾功冠諸軍及在武威威聲聞於匈奴食祿數十年秩奉盡贍給知友妻子不免操共曰肅宗下詔追褒美之封其子毅爲明進侯七百戶曰隴西太守張紆代爲校尉將萬人屯臨羌迷吾既殺傳育犴怙邊利犴怙犴也犴音女九反怙之日時制反章和元年復與諸種步騎七千人入金城塞張紆遣從事司馬防將千餘騎及金城兵會戰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譯使欲降紆納之遂將種人詣臨羌縣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羌飲醉紆因自擊伏兵起誅殺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等五人頭曰祭育冢復放兵擊在山谷間者斬首四百餘人得生口二千餘人迷吾子迷唐及其種人向塞號哭與燒何當前當闔等相結曰子女及金銀娉納諸種解仇交質將五千人

寇隴西塞太守寇盱與戰於白石迷唐不利引還大小榆谷北招
屬國諸胡集附落種衆熾盛張紆不能討永元元年紆坐徵召張
掖太守鄧訓代爲校尉稍召賞賂離間之由是諸種少解東吾子
東號立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校尉鄧訓遣兵擊迷唐迷唐去大
小榆谷徙居頗巖谷和帝永元四年訓病卒蜀郡太守聶尚代爲
校尉尚見前人累征不克欲召文德服之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
還居大小榆谷迷唐既還遣祖母卑缺詣尚尚自送之塞下爲設
祖道令譯田汜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因而反叛遂與諸種共
生屠裂汜等召血盟詛復寇金城塞五年尚坐徵免居延都尉貫
友代爲校尉友召迷唐難用德懷終於叛亂乃遣譯使搆離諸種
誘召財貨由是解散友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
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遂夾逢留大河築城搗作大航造河橋欲

度兵擊迷唐迷唐乃率部落遠依賜支河曲至八年友病卒漢
太守史充代爲校尉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而羌迎敗
充兵殺數百人明年充坐徵代郡太守吳祉代爲校尉其秋迷唐
率八千人寇隴西殺數百人乘勝深入脅塞內諸種羌其爲寇盜
衆羌復悉與相應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大夏縣名屬隴西郡
遣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代副將北軍五營黎陽雍營二
輔積射及邊兵羌胡三萬人討之五營即五校也雍營即扶風都尉屯也黎陽營解見南匈奴傳也尚屯狄

道代屯枹罕尚遣司馬寇盱監諸郡兵四面並會迷唐懼棄老弱
奔入臨洮南尚等追至高山迷唐窮迫率其精強大戰盱斬虜千
餘人得牛馬羊萬餘頭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
入塞明年尚代竝坐畏懦徵下獄免謁者王信領尚營屯枹罕謁
者耿譚領代營屯白石譚乃設購賞諸種頗來內附迷唐恐乃請

降信譚遂受降罷兵遣迷唐詣闕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飢窘不立
入居金城和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曰爲漢作河
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曰種人飢餓不肯遠出吳祉等乃
多賜迷唐金帛令糴穀市畜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驚十二年遂
復背叛乃脇將湟中諸胡寇鈔而去王信耿譚吳祉皆坐徵曰酒
泉太守周鮪代爲校尉明年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初累姐附漢迷
唐怨之遂擊殺其酋豪由是與諸種爲讐黨援益疎其秋迷唐復
將兵向塞周鮪與金城太守侯霸及諸郡兵屬國湟中月氏諸胡
隴西牢姐羌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州與迷唐戰周鮪還營自守唯
侯霸兵陷陳斬首四百餘級羌衆折傷種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
分徙漢陽安定隴西迷唐遂弱其種衆不滿千人遠踰賜支河首
依發羌居明年周鮪坐畏懦徵侯霸代爲校尉安定降羌燒何種

脅諸羌數百人反叛郡兵擊滅之悉沒入弱口爲奴婢時西海及

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隴廩相曹鳳上言隴廩縣名屬右扶風西戎爲害前

世所患臣不能紀古且曰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

燒當種起所已然者曰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

易曰爲非難曰攻伐南得鍾存曰廣其衆北阻大河因曰爲固又

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曰廣田畜故能彊大常雄諸種恃其

權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親屬離叛餘勝兵者不過數

百亾逃棲竄遠依發羌臣愚曰爲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

二榆廣設屯田隔塞光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

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曰無西方之憂於是拜鳳爲金城西部

都尉將徙士屯龍耆龍耆即龍支也今鄯州縣後金城長史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

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邯屯田五部邯水名邯分流左右今在鄯州增置

逢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諸羌叛乃罷迷唐失衆病死有一子來降戶不滿數千

東號子麻奴立初隨父降居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人豪右所徭役積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騎都尉王弘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征西域弘迫促發遣羣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諸郡各發兵徼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奔潰麻奴兄弟因此遂與種人俱西出塞先零別種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為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日代戈矛或負版案日為楯或執銅鏡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冬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副將五營及三河三輔汝南南陽潁川太原上黨兵合五萬人屯漢陽明年春諸郡兵未及至鍾羌數千人先擊敗騭軍於冀西殺于

餘人校尉侯霸坐衆羌反叛徵免日西域都護段禧代為校尉其

冬騭使任尚及從事中郎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

於平襄縣名屬漢陽郡尚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於是滇零等自稱天子於

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

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遂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

百姓死亾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騭還師畱任

尚屯漢陽為諸軍節度朝廷日鄧太后故迎拜騭為大將軍封任

尚樂亭侯食邑三百戶三年春復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屯兵救

三輔仁戰每不利衆羌乘勝漢兵數挫當煎勒姐種攻沒破羌縣

鍾羌又沒臨洮縣生得隴西南部都尉明年春滇零遣人寇褒中

縣名屬漢中郡燔燒郵亭大掠百姓於是漢中太守鄭勤移屯褒中軍營久

出無功有廢農桑乃詔任尚將吏兵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

南史士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

尉故事西京左輔都尉都高陵右輔都尉都鄠時羌復攻襄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曰

為虜乘勝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二千餘

人段崇及門下史王宗原展曰身扞刃與勤俱死於是徙金城郡

居襄武襄武縣名屬隴西郡任仁戰累敗而兵士放縱檻軍徵詣廷尉詔獄死

段禧病卒復曰前校尉侯霸代之遂移居張掖五年春任尚坐無

功徵免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度河使北軍中

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

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竝無戰守意皆爭

上徙郡縣曰避寇難朝廷從之遂徙隴西徙襄武縣名屬隴西郡安定徙美

陽縣名屬右扶風北地徙池陽縣名屬左馮翊上郡徙縣名屬上郡百姓戀土不樂去舊

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被積聚時連旱蝗飢荒而驅蹙

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亾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喪其大半復

已任尚為侍御史擊眾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羊頭山在上黨郡穀遠縣誘殺降者

二百餘人乃罷孟津屯其秋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

與羌通謀聚眾入上邽城琦自稱安漢將軍於是詔購募得琦首

者封列侯賜錢百萬羌胡斬琦者賜金百斤銀二百斤漢陽太守

趙博遣刺客杜習刺殺琦封習討姦侯賜錢百萬而杜季貢王信

等將其眾據枹泉營侍御史唐喜領諸郡兵討破之斬王信等六

百餘級沒入妻子五百餘人收金銀綵帛一億已上杜季貢亾從

滇零六年任尚復坐徵免滇零死子零昌代立年尚幼少同種狼

莫為其計策曰杜季貢為將軍別居丁奚城七年夏騎都尉馬賢

與侯霸掩擊零昌別部牢羌於安定首虜千人得驢騾駱駝馬牛

羊二萬餘頭曰界得者界音必四反元初元年春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

三十三所皆作塢壁設鳴鼓零昌遣兵寇雍城又號多與當前勒姐大豪共脅諸種分兵鈔掠武都漢中巴郡板楯蠻將兵救之漢中五官掾程信率壯士與蠻共擊破之號多退走還斷隴道與零昌通謀侯霸馬賢將湟中吏人及降羌胡於枹罕擊之斬首二百餘級涼州刺史皮楊擊羌於狄道大敗死者八百餘人楊坐徵免侯霸病卒漢陽太守龐參代爲校尉參以恩信招誘之二年春號多等率衆七千餘人詣參降遣詣闕賜號多侯印綬遣之參始還居令居通河西道而零昌種衆復分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將南陽兵因發益部諸郡屯兵擊零昌黨呂叔都等至秋蜀人陳省羅橫應募刺殺叔都皆封侯賜錢又使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遣左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督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京師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風都尉皇甫旗等合八千餘人

又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並北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爲杜季貢所敗勇士縣名屬天水郡於是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大克獲杜季貢率衆僞逃鈞令光恢包等收羌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光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坐徵白殺龐參以失期軍敗抵罪呂馬賢伐領校尉事後遣任尚爲中郎將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爲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巨步追之勢不相及所已曠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各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

馳輕兵呂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尾猶尋也其道自窮便人利

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貢於丁

奚城斬首四百餘級獲牛馬羊數千頭明年夏度遼將軍鄧遵率

南單于及左鹿蠡王須沈萬騎擊零昌於靈州縣名屬北地郡斬首八百餘

級封須沈為破虜侯金印紫綬賜金帛各有差任尚遣兵擊破先

零羌於丁奚城秋築馮翊北界候塢五百所任尚又遣假司馬募

陷陳士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得牛馬羊二萬頭燒其廬落斬

首七百餘級得僭號文書及所沒諸將印綬四年春尚遣當闐種

羌榆鬼等五人刺殺杜季貢封榆鬼為破羌侯其夏尹就巨不能

定益州坐徵抵罪巨益州刺史張喬領尹就軍屯招誘叛羌稍稍

降散秋任尚復募効功種號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為羌王冬任尚

將諸郡兵與馬賢並進北地擊狼莫賢先至安定青石岸狼莫逆

擊敗之會尚兵到高平縣名屬安定郡因合執俱進狼莫等引退乃轉營迫

之至北地相持六十餘日戰於富平河上大破之富平縣屬北地郡斬首五

千級還得所掠人男女千餘人牛馬驢羊駱駝十餘萬頭狼莫逃

走於是西河虔人種羌萬一千口詣鄧遵降五年鄧遵募上郡全

無種羌雕何等刺殺狼莫賜雕何為羌侯封遵武陽侯三千戶遵

召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任尚與遵爭功又詐增首級受賊枉法

滅千萬已上檻車徵棄市没入田廬奴婢財物自零昌狼莫死後

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儆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

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

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六年春勒姐種與攏西

種羌號良等通謀欲反馬賢逆擊之於安故斬號良及種人數百

級皆降散永寧元年春上郡沈種羌五千餘人復寇張掖其夏馬

賢將萬人擊之初戰失利死者數百人明日復戰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馬牛羊百餘萬數餘虜悉降時當煎種大豪飢五等已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追之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率三千餘人復寇張掖殺長吏初飢五同種大豪盧忽忍良等千餘戶別畱允街而首屈首屈猶首鼠也兩端建光元年春馬賢率兵召盧忽斬之因放兵擊其種人首虜二千餘人掠馬牛羊十萬頭忍良等皆亾出塞璽書封賢安亭侯食邑千戶忍良等已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秋遂相結共脅將諸種步騎三千人寇湟中攻金城諸縣賢將先零種赴擊之戰於牧苑兵敗死者四百餘人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因脅將先零沈氏諸種四千餘戶緣山西走寇武威賢追到鸞鳥招引之鸞鳥縣名屬武威郡鸞音鸞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

延光元年春賢追到湟中麻奴出塞度河賢復追擊戰破之種衆散遂詣涼州刺史宗漢降麻奴等孤弱飢困其年冬將種衆三千餘戶詣漢陽太守耿种降安帝假金印紫綬賜金銀綵繒各有差是歲虔人種羌與上郡胡反攻穀羅城度遼將軍耿夔將諸郡兵及烏桓騎赴擊破之三年秋隴西郡始還狄道焉麻奴弟犀苦立順帝永建元年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將七千餘人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進封賢都鄉侯自是涼州無事至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子孫已奉祖爲孝君上已安民爲明此高宗周宣所已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已爲民利上郡龜茲縣有鹽官即雍州之域也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阨據險因渠已溉水春河漕水春即水碓也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

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灾衆羌內潰

前書音義曰無

發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灾異之大也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

不可謂利雜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已為固今三郡未復園陵

單外

園陵謂長安諸陵園也單外謂無守固

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

前書音義曰選懦柔怯也懦音而掾反

張解設

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

謁者郭璜督促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為

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常儲

穀粟令周數年馬賢已犀苦兄弟數背叛因繫賢於令居今音其冬

賢坐徵免右扶風韓皓代為校尉明年犀苦詣皓自言求歸故地

皓復不遣因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間已逼羣羌皓復坐徵張掖太

守馬續代為校尉兩河間羌已屯田近之恐必後圖乃解仇詛盟

各自儆備續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還湟中羌意乃安至陽嘉

元年已湟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并為十部二年夏復置隴西

南部都尉如舊制

前書南部都尉都隴西郡臨洮縣

三年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

詔拜前校尉馬賢為謁者鎮撫諸種馬續遣兵擊良封斬首數百

級四年馬賢已發隴西吏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斬首千八百級

獲馬牛羊五萬餘頭良封親屬竝詣實降賢復進擊鍾羌且昌且

昌等率諸種十餘萬詣涼州刺史降永和元年馬續遷度遼將軍

復已馬賢代為校尉初武都塞上白馬羌攻破屯官反叛連年二

年春廣漢屬國都尉擊破之斬首六百餘級馬賢又擊斬其渠帥

飢指累祖等三百級於是隴右復平明年冬燒當種那離等三千

餘騎寇金城塞馬賢將兵赴擊斬首四百餘級獲馬千四百匹那

離等復西招羌胡殺傷吏民四年馬賢將湟中義從兵及羌胡萬

餘騎掩擊那離等斬之獲首虜千二百餘級得馬騾羊十萬餘頭

徵賢為弘農太守呂來機為并州刺史劉秉為涼州刺史並當之

職大將軍梁商謂機等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荒服在九州之外也言其荒忽無常要服在九州之內侯衛之外言其以文德要來之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

其俗今三君素性疾惡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亂也論語又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疾之已甚是又使之為亂行況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

其小過機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虐或作庸庸薄也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

年夏且凍傳難種羌等遂反叛攻金城與西塞及湟中雜種羌胡

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秉竝坐徵於是發京師近郡及諸州兵討

之拜馬賢為征西將軍呂騎都尉耿叔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

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三百所置

屯兵已保聚百姓且凍分遣種人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六年春

馬賢將五六千騎擊之到射姑射姑山在夜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戰歿順

帝愍之賜布三千匹穀千斛封賢孫光為舞陽亭侯租入歲百萬

遣侍御史督錄征西營兵存恤死傷於是東西羌遂大合鞏唐種

三千餘騎寇隴西又燒園林掠關中殺傷長吏郃陽令任頽追擊

戰死郃陽同州縣也頽音於筠反遣中郎將龐參募勇士千五百人頓美陽為涼州

援武威太守趙冲追擊鞏唐羌斬首四百餘級得馬牛羊驢萬八

千餘頭羌二千餘人降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為節度罕種羌千餘

寇北地北地太守賈福與趙冲擊之不利秋諸種八九千騎寇武

威涼部震恐於是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遣行車騎將軍

執金吾張喬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河內南陽汝南兵萬五千屯

三輔漢安元年呂趙冲為護羌校尉冲招懷叛羌罕眾乃率邑落

五千餘戶詣冲降於是罷張喬軍屯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戀

北界參戀縣各屬安定郡戀音力全反三年夏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貢掩擊之斬首千

五百級得牛羊驢十八萬頭冬冲擊諸種斬首四千餘級詔冲一子爲郎冲復追擊於河陽斬首八百級河陽縣屬漢陽郡於是諸種前後三萬餘戶詣涼州刺史降建康元年春護羌從事馬玄遂爲諸羌所誘將羌衆出塞領護羌校尉衛瑤追擊玄等斬首八百餘級得牛馬羊二十餘萬頭趙冲復追叛羌到建威鷓陰河續漢書是威作武威鷓陰縣名屬安定郡軍渡未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冲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歿冲雖身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永嘉元年封冲子愷義陽亭侯呂漢陽太守張貢代爲校尉左馮翊梁竝稍呂恩信招誘之於是離蒲狐奴等五萬餘戶詣竝降隴右復平竝大將軍冀之宗人封爲鄆侯邑二千戶自永和羌叛至乎是歲十餘年間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稟私自潤入前書音義曰牢價直皆巨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

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寇廣漢屬國殺長吏是時西羌及湟中胡復畔爲寇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斬首招降二十萬人永壽元年校尉張貢卒呂前南陽太守第五訪代爲校尉甚有威惠西垂無事延熹二年訪卒呂中郎將段熲代爲校尉時燒當八種寇隴右熲擊大破之四年零吾復與先零及上郡沈氏牢姐諸種并力寇并涼及三輔會段熲坐事徵呂濟南相胡閔代爲校尉閔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沒營塢寇患轉盛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五年沈氏諸種復寇張掖酒泉皇甫規招之皆降事已具規傳烏吾種復寇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共擊破之各還降附至冬滇那等五六千人復攻武威張掖酒泉燒民廬舍六年隴西太守孫羌擊破之斬首溺死三千餘人胡閔疾復呂段熲爲校尉永康元年東羌岸尾等脅同種連寇三輔中郎將張奐追破斬之事已具奐傳當

煎羌寇武威破羌將軍段熲復破滅之餘悉降散事已具熲傳靈
帝建寧三年燒當羌奉使貢獻中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種因黃
中大亂乃與漢中羌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反寇隴右事已具董卓
傳興平元年馮翊降羌反寇諸縣郭汜樊稠擊破之斬首數千級
自爰劔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首呂西及在
蜀漢徼北前史不載口數唯參狼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
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為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
九種唯鍾最強盛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
鈔盜盛衰無常無慮順帝時勝兵合可二十萬人無慮猶都凡也發羌唐旄
等絕遠未嘗往來犂牛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可紀知
也建武十三年廣漢塞外白馬羌豪樓登等率種人五千餘戶內
屬光武封樓登為歸義君長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大牂夷

種羌豪造頭等率種人五十餘萬口內屬拜造頭為邑君長賜印
綬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外羌龍橋等六種萬七千二百八十
口內屬明年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種三萬六千九百口復舉土
內屬冬廣漢塞外參狼種羌二千四百口復來內屬桓帝建和二
年白馬羌千餘人寇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
之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為匈
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
止遂與共婚姻及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
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其從漢兵戰
鬪隨執強弱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曰父名母姓為種其大
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

曰義從胡中平元年與北宮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冷徵金城太守陳懿遂寇亂隴右焉

論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為衰寡而中興

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騫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

惚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桴

革暫動則屬鞮巨鳥驚桴擊鼓桴也革甲也鞮前服也左傳晉文公曰右屬鞮鞮音紀巨反故永初之間羣種

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招引山豪轉相囑聚揭木為兵負柴為械

轂馬楊埃陸梁於三輔建號稱制恣睢於北地前書班固曰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恣睢肆怒之貌也

睢音火季反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寒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

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羽書即檄書也魏武奏書曰邊有驚心即捕羽以示急也并涼之士特衝殘斃壯

悍則委身於兵場女婦則微縶而為虜說文曰微糾也發冢露齒死生塗

炭炭音才賜反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曰女君親

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曰邊州難援宜見捐

棄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回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四郡

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心燔破樹積曰防顧

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

奉征討之命徵兵會眾巨圖其隙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

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縑綵之珍

徵糧粟鹽鐵之積所已降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萬

或梟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

離叛之狀已言矣秦猶上也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暴露師徒連年而無

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資山西之猛性練

戎俗之態情窮武思盡颯銳已事之被羽前登身當百死之陳前書楊雄

曰蒙盾負利也蒙沒冰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

所殲傷追走之所崩籍頭顱斷落於萬丈之山支革判解於重崖之上不可校計顱音盧廣雅曰顱顱類也支謂四支革皮也其能穿窺草石自脫於鋒鏃者百

不二二而張奐盛稱我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汗野傷和致妖

是何言之迂乎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疾病於心

腹也根謂盡其根本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

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已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

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

之內地宣帝時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還於金城郡置屬國以處降羌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

安之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

者之為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帝王紀曰紂作象箸箕子為父師歎曰象箸不施於土簋不盛於菽藿必須犀玉之杯熊蹯豹胎臣

辛有浩歎於伊川也左傳曰周平王之東遷也大夫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

賢按史記及韓子並云其子今云微子蓋誤戎乎後秦遷陸渾戎於伊川言中國之地不宜徙戎狄居之後將為患也

贊曰金行氣剛播生西羌氏豪分種遂用殷彊虔劉隴北假僭涇

涇陽縣屬安定郡朝勞內謀兵憊外攘音曰拜反

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七

西羌傳第七十七

後漢書八十七

正統本補校

西域傳第七十八

范曄 後漢書八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為置使者校尉領護之

前書曰自李廣利征

討大宛之後屯田渠犁置使者領護營田以供使外國也

宣帝改曰都護

宣帝時鄭吉以侍郎田渠犁發兵攻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其後匈奴日逐

王降吉漢以吉前破車師後降日逐遂并令護車師以西北道號曰都護都護之置始自於吉也

元帝又置戊巳二校尉屯田於

車師前王庭

漢官儀曰戊巳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爲厭勝故稱戊巳焉車師有前王後王國也

哀平間自相分割爲

五十五國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

前書曰莽即位改匈奴單于印璽爲章和親遂絕西域亦

焉與中國遂絕竝復役屬匈奴匈奴斂稅重刻諸國不堪命建武

中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光武曰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詐

之會匈奴衰弱莎車王賢誅滅諸國賢死之後遂更相攻伐小宛

精絕戎廬且末爲鄯善所并

且音干余反

渠勒皮山爲于寘所統悉有其

地郁立單桓孤胡烏貪訾離爲車師所滅後其國竝復立永平中

北虜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帥

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在今伊州伊吾縣也置宜禾都尉呂屯田遂通西域于

寘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置都

護戊巳校尉及明帝崩焉者龜茲龜茲讀曰丘下並同攻沒都護陳睦悉覆其

衆匈奴車師圍戊巳校尉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車師

於交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國呂事夷狄乃迎還戊巳校尉不復

遣都護二年復罷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

超留于寘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大破匈奴二年

憲因遣副校尉閻繁將二千餘騎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

西域因呂超為都尉居龜茲復置戊巳校尉領兵五百人居車師

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車師後部候城相去五百里六年班

超復擊破焉者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

於海瀕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

還續漢書甘英作甘竟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

焉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曼駕西域背

叛安帝永初元年頻攻圍都護任尚段禧等禧音喜基反朝廷曰其險遠

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遂棄西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為

邊寇十餘歲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長史

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呂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

數月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沒班等遂擊走其前王鄯善

逼急求救於曹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復欲進取西

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復部營兵三百人

羈縻而已其後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

閉玉門陽關已絕其患玉門陽關二關名也在敦煌西界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璠上

書陳三策曰為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大秦國在西海西故曰秦海也專

制西域共為寇鈔今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前書敦

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

四郡供其犁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武帝初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柳中今西川縣也

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

其議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與高祖寤平

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窘困也高帝自擊匈奴至平城為冒頓單于圍於白登七

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沙土曰漠直度曰絕也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

幣繫於盧山之壑狼望匈奴中地名也前書楊雄曰前代豈樂無量之壑而悔也府庫單竭朽

抽空虛算至舟車費及六畜武帝時國用不足算至車船租及六畜言其計其所得以出算輜車一算商賈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六畜

無文以此言夫豈不懷慮久故也懷思也遂開河西四郡曰隔絕南羌前書

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宣帝元帝時呼韓邪單于數入朝稱臣奉貢關徼不閉羽檄不行

由此察之戎狄可已威服難已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

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執必南

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執益殖殖生也

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

百倍之役興不貲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

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

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已慰勞吏民外無已威

示百蠻蹙國滅土經有明誠毛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邵公臣曰為敦煌宜

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已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

後漢書卷八十一

淮南子曰修政於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也。帝納之乃曰班勇班勇班超之子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士

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於延光西域三絕三

通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者於是龜茲疏勒于寘莎車等十

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嶺已西遂絕六年帝曰伊吾舊膏腴之

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曰為鈔梟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

伊吾司馬一人自陽嘉曰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

二年長史王敬為于寘所沒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攻屯營雖

有降首首猶服也音式救反曾莫懲革自此浸曰音式救反慢矣班固記諸國風土人

俗皆已詳備前書今撰建武曰後其異於先者曰為西域傳皆

安帝末班勇所記云

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門陽關西至

葱嶺其東北與匈奴烏孫相接南北有八山中央有河其南山東

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山葱嶺東流葱嶺山名也西河舊事云其山高大有

生葱故名一出于寘南山下北流與葱嶺河合音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

鹽澤去玉門三百餘里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

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

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巳校尉更互屯焉

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

匈奴爭車師伊吾曰制西域焉自鄯善踰葱嶺出西諸國有兩道

傍南山北陂河西行循河曰陂音彼義反次下亦同史記曰陂山通道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

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之國也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

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者出玉門經

鄯善且末精絕三千餘里至拘彌

拘彌國居寧彌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續漢書曰寧彌國王木名拘彌去洛

陽萬二千八百里領戶二千一百七十三口七千二百五十一勝
兵千七百六十人順帝永建四年于寘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
其子爲拘彌王而遣使者貢獻于漢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帝
赦于寘罪令歸拘彌國放前不肯陽嘉元年徐由遣疏勒王臣槃
發二萬人擊于寘破之斬首數百級放兵大掠更立興宗人成國
爲拘彌王而還至靈帝熹平四年于寘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
其王死者甚衆戊巳校尉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
爲王時人衆裁有千口其國西接于寘三百九十里

于寘國居西城去長史所居五千三百里去洛陽萬一千七百里
領戶三萬二千口八萬三千勝兵三萬餘人建武末莎車王賢強
盛攻并于寘徙其王俞林爲驪歸王明帝永平中于寘將休莫霸
反莎車自立爲于寘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

轉盛從精絕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強盛自
是南道自葱嶺自東唯此二國爲大順帝永建六年于寘王放前
遣侍子詣闕貢獻元嘉元年長史趙評在于寘病癰死評子迎喪
道經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寘王建素有隙乃語評子云于寘王
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故致死耳評子信之還入塞弓告敦煌太
守馬達明年曰王敬代爲長史達人敬隱覈其事敬先過拘彌成
國復說云于寘國人欲曰我爲王今可因此罪誅建于寘必服矣
敬貪立功名且受成國之說前到于寘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或
曰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爲欲殺我且曰建從官
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竝無殺建意
官屬悉得突走時成國主簿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
何爲復疑即時斬建于寘侯將輸夔等遂會兵攻敬敬持建頭上

樓宜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于寘侯將遂焚營舍燒殺吏士上樓
斬敬懸首於市輸棘欲自立為王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焉馬
達聞之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寘桓帝不聽徵達還而召宋亮代
為敦煌太守亮到開幕于寘令自斬輸棘時輸棘死已經月乃斷
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出兵于寘待
此遂騎自于寘經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

西夜國一名漂沙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戶二千五百口萬餘勝

兵三千人地生白草有毒國人煎曰為藥傳箭鏃所中即死漢書

中誤云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有王

前書云西夜國王號子合國

子合國居呼鞞谷鞞音九去疏勒千里領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

千人

德若國領戶百餘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去長史居三

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陽萬二千一百五十里與子合相接其俗皆

同自皮山西南經烏耗前書音義音賜擊又云烏音一加反耗音直加反急言之如賜擊反涉懸度歷罽賓六

十餘日行至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持復西南馬行

百餘日至條支

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

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溼出師子犀牛封牛孔雀大

雀大雀其卵如甕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後役屬條

支為置大將監領諸小城焉

安息國居和犢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居接南與烏弋山

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戶口勝兵最為殷盛其東界木鹿城

號為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獅子符拔符

拔形似麟而無角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

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亾者英聞之乃止十三年安息王滿屈復獻獅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

大秦國一名犁鞞曰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

城小國役屬者數十曰石爲城郭列置郵亭皆堊墍之墍飾也音火既反郭璞爾雅注

曰堊白土也音惡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皆髡頭而衣

文繡乘輜軒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所居城邑周圍百

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曰水精爲柱食器亦然其

王曰游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

者卽曰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

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備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

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

國故謂之大秦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椹朴子曰通犀天犀有日理

如綆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卻故南人各爲駭雞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繡

織成金縷刻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

蠶繭所作也合會諸香煎其汁曰爲蘇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

曰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

倍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隣國使到其界首者

乘驛詣王都至則給曰金錢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曰漢

繒絲與之交市故遮閔不得自達闕五代反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

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
無珍異疑傳者過焉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
幾於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
書異矣前世漢使皆自烏弋已還莫有至條支者又云從安息陸
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置驛也
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獅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
爲所食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諸國所生奇異玉石諸物
譎怪多不經故不記云魚豢魏略曰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
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九巧妙非常

大月氏國

氏音支
下並同

居藍氏城

前書藍氏
作監氏

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東去長

史所居六千五百二十七里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戶十萬
口四十萬勝兵十餘萬人初月氏爲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
國爲休密雙靡貴霜盼頓都密凡五部翎侯後百餘歲貴霜翎侯

丘就卻攻滅四翎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
滅濮達剽賓悉有其國江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閻膏珍代爲王復
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此之後最爲富盛諸國稱之皆
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

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賈販
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剽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而
未嘗屬月氏漢書曰爲五翎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
安息始得高附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溼暑

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曰

成俗

浮圖即
佛也

從月氏高附國曰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起國皆身毒之

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曰

身毒爲名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士出象
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毼
毼音它闔反毼音登埤蒼曰毛席也釋名
曰施之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上牀也諸香石密胡椒薑黑鹽和帝時數
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
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曰問羣臣或曰西方
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
法遂於中國圖画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
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東離國居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
天竺同列城數十皆稱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長八尺
而怯弱乘象駱駝往來隣國有寇乘象曰戰
栗弋國屬康居出名馬牛羊蒲萄衆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

名焉

嚴國在奄蔡北屬康居出鼠皮曰輸之

奄蔡國改名阿蘭聊國居地城屬康居士氣溫和多植松白草前書

音義曰白草草之白者又云似
莠而細熟時正白牛馬所食焉民俗衣服與康居同

莎車國西經蒲犁無雷至大月氏東去洛陽萬九百五十里匈奴

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強不肯附屬元帝時

嘗爲侍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亦復參其典法常勅諸子當世奉

漢家不可負也天鳳五年延死諡忠武王子康代立光武初康率

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更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

靜自陳思慕漢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康爲漢

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九年康死諡宣

成王弟賢代立攻破拘彌西夜國皆殺其王而立其兄康兩子爲

拘彌西夜王十四年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於是西域
始通葱嶺呂東諸國皆屬賢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天子
呂問大司空竇融曰爲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宜加號
位呂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
貂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呂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
還都護印綬更賜賢呂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
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爲單
于賢浸呂驕橫重求賦稅數攻龜茲諸國諸國愁懼二十一年冬
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
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天子呂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
賞賜之是時賢自負兵強欲并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
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呂示莎車言

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曰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
年賢知都護不至遂遣鄯善王安書令絕通漢道安不納而殺其
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迎戰兵敗入山中賢殺略千餘人而
去其冬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焉耆諸國侍子久留敦
煌愁思皆亡歸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
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
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而賢益橫焉塞王自
呂國遠遂殺賢使者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駟鞬爲焉塞王賢又
自立其子則羅爲龜茲王賢呂則羅年少乃分龜茲爲烏壘國徙
駟鞬爲烏壘王又更呂貴人爲焉塞王數歲龜茲國人共殺則羅
駟鞬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爲龜茲王龜
茲由是屬匈奴賢呂大宛貢稅減少自將諸國兵數萬人攻大宛

大宛王延留迎降賢因將還國徙拘彌王橋塞提爲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在國歲餘亡歸賢復已爲拘彌王而遣延留還大宛使貢獻如常賢又徙于寘王俞林爲驪歸王立其弟位侍爲于寘王歲餘賢疑諸國欲畔召位侍及拘彌姑墨子合王盡殺之不復置正但遣將鎮守其國位侍子戎亡降漢封爲守節侯莎車將君得在于寘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年其大人都末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無射我我乃爲汝殺君得都末因此卽與兄弟共殺君得而大人休莫霸復與漢人韓融等殺都末兄弟自立爲于寘王復與拘彌國人攻殺莎車將在皮山者引兵歸於是賢遣其太子國相將諸國兵二萬人擊休莫霸霸迎與戰莎車兵敗走殺萬餘人賢復發諸國數萬人自將擊休莫霸霸復破之斬殺過半賢脫身走歸國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兵乃退于

寘國相蘇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廣德爲王匈奴與龜茲諸國共攻莎車不能下廣德承莎車之敝使弟輔國侯仁將兵攻賢賢連被兵革乃遣使與廣德和先是廣德父拘在莎車數歲於是賢歸其父而曰女妻之結爲昆弟廣德引兵去明年莎車相且運等

且音子余反下同

患賢驕暴密謀反城降于寘

反音番

于寘王廣德乃將諸國兵

三萬人攻莎車賢城守使使謂廣德曰我還汝父與汝婦汝來擊我何爲廣德曰王我婦父也久不相見願各從兩人會城外結盟賢曰問且運且運曰廣德女婿至親宜出見之賢乃輕出廣德遂執賢而且運等因內于寘兵虜賢妻子而并其國鎖賢將歸歲餘殺之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五將發焉耆尉黎龜茲十五國兵三萬餘人圍于寘廣德乞降曰其太子爲質約歲給芻絮冬匈奴復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徵立爲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

黎爲莎車王章帝元和三年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大破之由是遂降漢事已具班超傳莎車東北至疏勒

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陽萬三百里領戶二萬一千勝兵三萬餘人明帝永平十六年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成自己龜茲左侯兜題爲疏勒王冬漢遣軍司馬班超劫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爲疏勒王忠後反畔超擊斬之事已具超傳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國曰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支月支王親愛之後安國死無子母持國政與國人共立臣磐同產弟子遺腹爲疏勒王臣磐聞之請月氏王曰安國無子種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遺腹叔父也我當爲王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又畏憚月氏卽共奪遺腹印綬迎臣磐立爲王更曰遺腹爲磐橐城侯後莎車連降于寘屬疏勒疏勒曰強故得與龜茲于寘爲敵國焉順帝

永建二年臣磐遣使奉獻帝拜臣磐爲漢大都尉兄子臣勲爲守國司馬五年臣磐遣侍子與大宛莎車使俱詣闕貢獻陽嘉二年臣磐復獻獅子封牛至靈帝建寧元年疏勒王與漢大都尉於獵中爲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得自立爲王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巳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東北經尉頭溫宿姑墨龜茲至焉耆

焉耆國王居南河城北去長史所居八百里東去洛陽八千二百里戶萬五千口五萬二千勝兵二萬餘人其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阨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而城三十餘里永平末焉耆與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殺吏士二千

餘人至永元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焉者危須尉黎山國遂
斬焉者尉黎二王首傳送京師縣蠻夷邸蠻夷皆置邸以居之若今鴻臚寺也超乃立焉
者左侯元孟為王尉黎危須山國皆更立其王至安帝時西域背
畔延光中超子勇為西域長史復討定諸國元孟與尉黎危須不
降永建二年勇與敦煌太守張朗擊破之元孟乃遣子詣闕貢獻
蒲類國居天山西疏榆谷東南去長史所居千二百九十里去洛
陽萬四百九十里戶八百餘口二千餘勝兵七百餘人廬帳而居
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畜能作弓矢國出好馬蒲類本
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而其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
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
九十餘日人口貧羸逃亾山谷間故畱為國云
移支國居蒲類地戶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人其人勇猛敢戰

曰寇鈔為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與蒲類同
東且彌國東去長史所居八百里去洛陽九千二百五十里戶三
千餘口五千餘勝兵二千餘人廬帳居逐水草頗田作其所出有
亦與蒲類同所居無常

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故號交河去長史所居柳中
八十里東去洛陽九千一百二十里領戶千五百餘口四千餘勝
兵二千人

後王居務塗谷去長史所居五百里去洛陽九千六百二十里領
戶四千餘口萬五千餘勝兵三千餘人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
類移支是為車師六國北與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者北道後部西
通烏孫建武二十一年與鄯善焉耆遣子入侍光武遣還之乃附
屬匈奴明帝永平十六年漢取伊吾盧通西域車師始復內屬匈

奴遣兵擊之復降北虜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
師震懼前後王各遣子奉貢入侍竝賜印綬金帛八年戊巳校尉
索顏欲廢後部王涿靺立破虜侯細致涿靺忿前王尉卑大賣巳
因反擊尉卑大獲其妻子明年漢遣將兵長史王林發涼州六郡
兵及羌虜胡二萬餘人討涿靺獲首虜千餘人涿靺入北匈奴
漢軍追擊斬之立涿靺弟農奇爲王至永寧元年後王軍就及母
沙麻反畔殺後部司馬及敦煌行事司馬卽屬校尉所統也和帝時置戊巳校尉領車師後部行事謂前行長史索班
至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擊軍就大破斬之順帝永建元年勇
率後王農奇子加特奴及八滑等發精兵擊北虜呼衍王破之勇
於是上立加特奴爲後王八滑爲後部親漢侯陽嘉三年夏車師
後部司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擊北匈奴於閭吾陸谷壞其
廬落斬數百級獲單于母季母及婦女數百人季母叔母也牛羊十餘萬

頭車千餘兩兵器什物甚衆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
帝召車師六國接近北虜爲西域蔽扞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
及玉門關候伊吾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之掩擊北虜於勒山漢
軍不利秋呼衍王復將二千人攻後部破之桓帝元嘉元年呼衍
王將三千餘騎寇伊吾伊吾司馬毛愷遣吏兵五百人於蒲類海
東與呼衍王戰悉爲所沒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夏遣敦煌太守
司馬達將敦煌酒泉張掖屬國吏士四千餘人救之出塞至蒲類
海呼衍王聞而引去漢軍無功而還永興元年車師後部王阿羅
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遂忿戾反畔攻圍漢屯田且固城殺傷
吏士後部候炭遮嶺餘人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多迫急將其
母妻子從百餘騎亾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部故王
軍就質子卑君爲後部王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

頗收其國人戊校尉聞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許復為王阿羅多乃詣詳降於是收奪所賜卑君印綬更立阿羅多為王仍將卑君還敦煌呂後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食其稅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

前世張騫傳望侯武帝時上言大夏及安息大宛之屬大國奇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地廣萬里帝從之班超奮封侯之志

超少時家貧投筆歎曰立功西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語見超傳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

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

戊巳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籛金而賜

龜綬

龜謂印文也漢舊儀曰銀印皆龜紐其文刻曰某官之章後服則繫頭纓而繫北闕立屯田於膏腴

之野列郵置於要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呂望大秦拒玉門

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

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

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

前書杜欽曰窮寶本漢所立殺漢使者今悔過來順使者送至懸度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

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與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

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

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

中土玉燭和氣

天竺國記云中天竺人殷樂無戶籍耕王地者輸地利又其土和靈聖

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

本行經曰釋迦菩薩在兜率陀天為諸天無量無邊諸眾說法又觀我今何處成道利益眾生乃觀見宜於南閼浮

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

維摩經曰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中不撓魚鼈等而彼大海本相如故又舍利弗住不思

議菩薩斷取三千大千國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河沙國

界之外其中眾生不覺不知又復還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相

感驗明顯則事出天

外涅槃經曰阿闍王令醉象蹋佛佛以慈善根力舒其五指遂為五師子見爾時醉象惶懼而退

又五百羣賊劫奪人麻波斯匿王收捉剗其兩目棄入坑中爾時羣賊苦痛不已同時發聲念

南無佛陀達摩佛以慈善根力雪山改藥令人賊眼皆悉平復如本

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

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

之飾將微意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

之宗道書之流也

清心謂忘思慮也釋累謂去貪欲也不執著為空執著為有兼遣謂不

其妙常有欲觀其微故曰道書之流也

且好仁惡殺蠲敬崇善所曰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

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

維摩經曰爾時毘邪離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

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威神力

令諸寶蓋合成一蓋徧覆三千大千國界諸須彌山乃至日月星宿并十方諸佛說法皆現於寶

蓋中又維摩詰三萬二千師子坐高八萬四千由旬高廣嚴淨來入維摩方丈室包容無所妨礙

又四大海水入毛孔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

史記曰談天行劉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

須彌山入芥子等也

天地廣大其書言天事故曰談天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

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郭璞注爾雅云蝸牛音瓜談天言大蝸角喻小也

多感焉精靈通感謂死輪回無窮巨因稽顙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

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贊曰邊矣西胡天之外區邊遠也音若狹反尚土物琛麗人性淫虛不率

華禮莫有典書者徽神道何恤何拘言無神道以制胡人則何猛

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八

後漢八十八終

南匈奴列傳第七十九

前書直言匈奴傳不言南北今稱南者明其為北生義也以南單于向化尤深故舉其順者以冠之東觀記稱匈奴南單于列

傳范曄因去其單于二字

後漢書八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南匈奴醯落尸逐鞬單于比者

醯音火今反呼韓邪單于之孫前書曰單于者廣犬之貌也言

其象天單于然也呼韓邪即冒頓單于八代孫虛閭權渠單于子也名稽侯犍音山諫反東觀記曰單于北匈奴頭曼十八代孫臣賢案頭曼即冒頓單于父自頭曼單于至比父子相承十代以單于相傳烏珠留若鞬單于之子也
匈奴謂孝為若鞬自呼韓邪單于降後與漢乃十八代也
單于以下皆稱若鞬南單于比以下直稱鞬也
烏珠留若鞬單于之子也
匈奴謂孝為若鞬自呼韓邪單于降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諡常為孝慕之至其子復珠累

比為右英鞬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

英鞬音九言反下並同建武初彭寵

反畔於漁陽單于與其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人居五原

東觀記彭寵定人蜀國胡

數千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自稱西平王會匈奴句林王將兵來降參蠻胡芳因隨入匈奴
匪數年單于以中國未定欲輔立之遣母樓且王求入五原與假號將軍李興等結謀與比至單于庭迎芳芳外倚匈奴內
因與等故能廣略邊郡
光武初方平諸夏未遑外事遑暇也至六年始令歸

德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略

遺金帛巨通舊好舊好謂宣帝和帝之代與國和親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冒頓匈奴單于頭曼之子也

夏后氏之苗裔也其先曰淳維自淳維至頭曼于有餘歲冒頓當始學之時為鳴鏑弒頭曼代立控弦三十餘萬強盛與諸夏為敵國對使冒頓無禮寔高祖戲侮呂后事見前書

者辭語悖慢前書夏始二年冬遣中郎將歸德侯嫫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制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篡位匈奴亦出擊莽空其邊境今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嫫相定距單于終持此論語詞悖慢即此類也帝

待之如初初使命常通而匈奴數與虜方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

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

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前書代東即有常

山關上谷郡居庸縣有關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

大築亭候修烽火匈奴聞漢購求盧芳合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

得其賞而芳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故賞

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二十一

年冬復寇上谷中山殺略鈔掠甚眾北邊無復寧歲言緣邊之郡無安寧之歲初單

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音鹿呂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即是單

于儲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也昭

君字嬀南郡人也前書曰南郡人初元帝時呂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

邪來朝帝敕呂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

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目示之昭君豐容

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

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關氏子代立欲妻之昭

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為後單于關氏焉比見知牙

師被誅出怨言曰呂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呂子言之我前

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

侯監領比所部兵二十二年單于與死子左賢王烏達鞬侯立為單于復死弟左賢王蒲奴立為單于比不得立既懷憤恨而匈奴

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死耗大半三分損二為大半

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

命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二十三年詣西河太守求內

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前書曰匈奴法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八月大會

帶林謀校人畜計蹄音帶又音多因白單于言莫韃日逐夙來欲為不善若不誅且亂

國時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白報比比懼遂斂所主南

邊八郡眾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

皆輕騎去去白告單于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眾盛不敢進而還

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白其大父嘗依

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為蕃蔽扞禦北虜帝用

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其冬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東觀記曰十二月

丑匈奴始分為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莫

韃左賢王生獲之又破北單于帳下并得其眾合萬餘人馬七千

匹牛羊萬頭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初帝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

樓櫓置於塞上巨拒匈奴櫓即樓也釋名曰樓無屋為櫓也時人見者或相謂曰讖言漢

九世當却北狄地千里豈謂此邪及是果拓地焉北部莫韃骨都

侯與右骨都侯率眾三萬餘人來歸南單于南單于復遣使詣闕

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二十六年遣中

郎將段郴丑匈奴反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

里單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

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眾中

無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見皆泣下郴等反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

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匹杜預注文馬西馬為文也夏南單于所獲北

虜莫韃左賢王將其眾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

庭三百餘里共立奠韃左賢王為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蓋綳綳蓋音反草各以反古蛙反說文曰紫青色也安車羽蓋華藻駕駟寶劍弓箭黑節三駙馬二

黃金錦繡繒布萬匹絮萬斤樂器鼓車祭服甲兵飲食什器有衣之戰曰縻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日贍給之令中郎

將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十人持兵斧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

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綵繒千匹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

食醬及橙橘龍眼荔枝賜單于母及諸闕氏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繒綵合萬匹歲日為常匈奴俗歲

有三龍祠常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單于既內附兼祠漢帝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為樂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

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

右溫禺鞮王次左右斬將王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日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

渠當戶諸官號各曰權力優劣部眾多少為高下次第焉單于姓前書單于姓孛鞮氏其國稱之曰控犁孤屠虛連鞮匈奴謂天為控犁謂子為孤屠與此不同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

氏蘭氏冒頓單于時大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四姓為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姻呼衍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主斷獄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

書簿領焉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其眾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眾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

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柳及副校尉王郁雷西河擁護之

爲設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
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呂爲常及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
旣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
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
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雁門粟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
偵羅耳目偵音丑政反羅音力賀反猶今言探候偵羅也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巨示善意
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亾虜蕪韃日逐耳非敢
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
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
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
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
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

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
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
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
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各王多所貢獻斯皆
外示富強內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
懼愈多然今旣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
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曰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
呼韓單于稱臣受賞郅支單于背德被誅以此二者行事曉告之也
郅支卽呼韓兄名呼屠吾斯自立爲單于擊走呼韓邪單于者也報答之辭令必有適
適猶所也言報答之辭必今得所也今立橐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
修和親臣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
呼韓郅支自相讐隙竝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
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

支元帝時郅支坐殺使者谷吉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西域兵誅斬之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眾

向南款塞歸命自曰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

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

曰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曰成單于忠孝之

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

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

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

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曰通禮何必獻馬

裘今齋雜繒五百匹弓鞬鞞九一矢四發遣遺單于鞬音居言反方言云藏弓為鞬藏箭為鞞

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

劍各一尚方少府屬官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言劍利可以斬馬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

空侯皆敗願復裁賜言更請裁賜也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曰戰攻為務

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曰齋言不齋持往遺也朕不愛小物於單于

便宜所欲遣驛曰聞帝悉納從之二十九年賜南單于羊數萬頭

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報答賜曰綵繒不遣使者

單于比立九年薨中郎將段郴將兵赴弔祭曰酒米分兵衛護之

比弟左賢王莫立帝遣使者齎璽書鎮慰拜授璽綬遺冠幘絳單

衣三襲童子佩刀緄帶各一童子刀謂小刀也說文曰緄織成帶也音古本反又賜繒綵四千匹令

賞賜諸王骨都侯已下其後單于薨弔祭慰賜曰此為常弔祭其薨者慰其新

立者丘浮尤鞬單于莫中元元年立一年薨弟汗立伊伐于慮鞬單

于汗中元二年立永平二年北匈奴護于丘率眾千餘人來降南

部單于汗立二年薨單于比之子適立醯僮尸逐侯鞬單于適永

平二年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入於五原塞遂寇雲中至原

陽南單于擊却之原陽縣名屬雲中郡西河長史馬襄赴救虜乃引去單于適

立四年薨單于莫子蘇立是為丘除車林鞬單于數月復薨單于
適之弟長立胡邪尸逐侯鞬單于長永平六年立時北匈奴猶盛
數寇邊朝廷已為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冀其交
通不復為寇乃許之八年遣越騎司馬鄭眾北使報命而南部須
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
之鄭眾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
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
校尉來苗左校尉閻章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
柏漢官儀曰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調者監領兵騎千人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其
年秋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已
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略甚眾河西城門晝
閉帝患之十六年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

單于遣左賢王信隨太僕祭彤及吳棠出朔方高闕攻臯林溫禺
犢王於涿邪山虜聞漢兵來悉度漠去彤棠坐不至涿邪山免曰
騎都尉來苗行度遼將軍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陽太守廉
范擊卻之詔遣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之無所得建初元年來苗
遷濟陰太守已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時臯林溫禺犢王
復將眾還居涿邪山南單于聞知遣輕騎與緣邊郡及烏桓兵出
塞擊之斬首數百級降者三四千人其年南部苦蝗大飢肅宗稟
給其貧人三萬餘口七年耿秉遷執金吾已張掖太守鄧鴻行度
遼將軍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八千人馬
二萬匹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
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北單于
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且音子余反下並同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

易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縣為設官邸賞賜待遇之南單于聞
 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二年正月北匈
 奴大人車利涿兵等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眾離
 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
 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汗之子宣立伊屠於閭
 鞬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單于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邪山卒與
 北虜溫禺犢王遇卒音七 忽反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雲上言北虜已
 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
 南所掠生口已慰安其意肅宗從大僕袁安議許之乃下詔曰昔
 獫狁獯粥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尚矣周曰獫狁堯曰獯粥秦曰匈奴往者雖有和親之
 名終無絲髮之効境堉之人屢嬰塗炭堉堉謂險要之地茶苦也 堉音苦交反堉音苦角反父戰於
 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

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

父戰於前已下前書賈捐之之辭詔增損用之也

傳曰江

海所已能長百川者已其下之也

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為百川王者以其善下也

少加屈下尚何

足病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

其曲其勅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已還北虜

逐王師子將輕騎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北虜眾已南

部為漢所厚又聞取降者歲數千人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

匈奴大破之斬優雷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北庭大亂屈蘭儲卑

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

地降單于宣立三年薨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休蘭尸逐侯鞬單

于屯屠何章和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已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

單于將并北庭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臣累

或作取其何月皮

或作取其何月皮

世蒙恩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思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國今所新降虛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庭北單于劄刈南兵又畏丁令鮮卑今音零逃逃遠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爲單于其人巨兄弟爭立竝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恥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并壹臣伏念先父歸漢臣來被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効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王須訾將萬騎出朔

方左賢王安國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臣爲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勅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臣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爲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漢賜單于印文曰匈奴單于璽無漢字王莽改曰新匈奴單于章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已還復烏桓鮮卑咸脅歸義威鎮西夷其効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臣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臣秉爲征西

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眾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事已具竇憲傳二年春鄧鴻遷大鴻臚呂定襄太守皇甫稜行度遼將軍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塞在朔方郡窳渾縣北窳音愈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至涿邪山乃留輜重分為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地名也右部從匈奴河水西繞天山南度甘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大驚率精兵千餘人合戰單于被創墮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逐走僅而免脫得其玉璽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尅獲納降黨眾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故從事中郎將置從事二人耿譚曰新降者多上增從事十二人三年北單于復為右校

尉耿夔所破逃亾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將右溫禺鞬王骨都侯已下眾數千人止蒲類海道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上書立於除鞬為北單于朝廷從之遣耿夔即綬璽綬賜玉劍四具羽蓋一駟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曰千餘騎與任尚共追誘將還斬之破滅其眾單于屯屠何立六年薨單于宜弟安國立單于安國永元五年立安國初為左賢王而無稱譽左谷蠡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故數遣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是呂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由是疾師子欲殺之其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為師子所驅掠皆多怨之安國因是委計降者與同謀議安國既立為單于師子呂次轉為左賢王覺單

于與新降者有謀乃別居五原界單于每龍會議事師子輒稱病不往皇甫稜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六年春皇甫稜免呂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而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疎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儆備和帝下公卿議皆曰爲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貴其部衆橫暴爲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客賜言以王客之禮裁亦足已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

及將新降者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人曼柏城安國道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爲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安國立一年單于適之子師子立亭獨尸逐侯鞬單于師子永元六年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右莫鞬日逐王逢侯爲單于遂殺略吏人燔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漠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積射緣邊兵漢有迹射士言尋迹而射之積亦與迹同古字通也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未下冬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

乘冰度隘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
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三千餘級得生口及降者萬餘
人馮柱復分兵追擊其別部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大都護
蘇拔廋胡罪反烏桓大人勿柯八千騎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
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七年正月
軍還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鮮卑烏桓羌胡兵封蘇拔廋
爲率衆王又賜金帛鄧鴻還京師坐逗留失利下獄死按軍法逗留畏懦者斬逗留宜且
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書曰致反畔皆徵下獄死曰
雁門太守龐奮行度遼將軍逢侯於塞外分爲二部自領右部屯
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百里八年冬左部胡自相疑
畔還入朔方塞龐奮迎受討納之其勝兵四千人弱小萬餘口悉
降曰分處北邊諸郡南單于曰其右溫禺犢王烏居戰溫禺犢王台名烏居戰始

與安國同謀欲考問之烏居戰將數千人遂復反畔出塞外山谷
間爲吏民害秋龐奮馮柱與諸郡兵擊烏居戰其衆降於是徙烏
居戰衆及諸還降者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馮柱還遷將作大匠
逢侯部衆飢窮又爲鮮卑所擊無所歸竄逃入塞者駱驛不絕單
于師子立四年薨單于長之子檀立萬氏尸逐鞬單于檀永元十
年立十二年龐奮遷河南尹曰朔方太守王彪行度遼將軍南單
于比歲遣兵擊逢侯多所虜獲收還生口前後曰千數逢侯轉困
迫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和帝曰
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元興元年重遣使詣
敦煌貢獻辭曰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天子降大使至國即遣子隨大
使入侍時鄧太后臨朝亦不答其使但加賜而已永初三年安帝即位之二年也夏
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

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中郎將耿种於美稷秋
 王彪卒冬遣行車騎將軍何熙副中郎龐雄擊之四年春檀遣千
 餘騎寇常山中山呂西域校尉梁慍行度遼將軍慍音勤與遼東太守
 耿夔擊破之事已具慍夔傳單于見諸軍竝進大恐怖顧讓韓琮
 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顧反也讓責也反顧責韓琮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
 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辜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
 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南單于檀信韓琮之言起兵反既破
 擊敗陳謝死辜還所鈔之男女安帝永初六年改爲元初元年五年梁慍免呂雲中太守耿夔行度遼將軍元初元年
 故始爲真將軍焉自置度遼將軍以來皆權行其事今始以鄧遵爲正度遼將軍此後更無行者也四年逢侯爲鮮卑
 所破部衆分散皆歸北虜五年春逢侯將百餘騎入還詣朔方塞
 降鄧遵奏徙逢侯於潁川郡逢侯本是前單于屯屠何子右與鞬目逐王諸降胡也

度遼字清胤

奴或恐更相招引故徙於潁川郡也建元元年安帝元初七年改爲永寧元年永寧二年改爲建元元年鄧遵免復呂耿夔代爲
 度遼將軍時鮮卑寇邊夔與溫禺犢王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出
 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屯列衝要還使新降者屯列衝要而耿夔徵發煩劇新降
 者皆悉恨謀畔單于檀立二十七年薨弟拔立耿夔復免呂太原
 太守法度代爲將軍烏稽侯尸逐鞬單于拔延光三年立夏新降
 一部大人阿族等遂反畔脅呼尤徽欲與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
 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衆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妻
 子輜重入去中郎將馬翼遣兵與胡騎追擊破之斬首及自投河
 死者殆盡殆近也欲死盡所餘無幾獲馬牛羊萬餘頭冬法度卒四年漢陽太守傅
 衆代爲將軍其冬傅衆復卒永建元年順帝即位之年呂遼東太守龐參代
 爲將軍先是朔方呂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
 將王匈奴有左右漸將王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

出屯中山北界

黎陽先置營兵以南單于求復障塞恐入侵擾亂置屯兵於中山北界舊中山郡今之定州是也定州者在河北也

增置緣邊

諸郡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單于拔立四年薨弟休利立去特若

尸逐就單于休利永建三年立四年薨參遷大鴻臚呂東平相宋

漢代為度遼將軍陽嘉二年漢遷太僕呂烏桓校尉耿曄代為度

遼將軍永和元年陽嘉五年改曄病徵呂護羌校尉馬續代為度遼將

軍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畔率三千餘騎寇

西河因復招誘右賢王合七八千騎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史馬

續與中郎將梁竝烏桓校尉王元發緣邊兵及烏桓鮮卑羌胡合

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遂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

單于開呂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不豫謀乃脫帽避帳詣竝謝皇

竝呂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為中郎將龜呂單于不能制下

吾斯等邑單于雖不預謀殺然不能制下即是不堪其任

立十三年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

獄死陳龜逼迫單于及弟皆令自殺又欲徙其親近者遂致狐疑此則陳龜之由也大將軍梁商呂羌胡新反黨眾初

合難呂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

皆知救死况種類繁熾不可單盡單亦盡也猶書云謀謨孔安國曰謨亦謀也即是古書之重語今轉運日

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

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

呂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醜等也言等類可服也國家

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

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

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呂待其衰中國之所長也而戎狄之所

短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疎及遠則匈奴之弓不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匈奴之兵不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

則匈奴之革箭木薦不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不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竝具朝錯三章之兵體因梁商論其長短故備

錄之此乃 宜務先所長 已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 曰

亂大謀續及諸郡竝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抑鞬等萬二千口詣

續降秋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

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 虎牙營即京兆虎牙都尉也西羌傳云置

州乃徙西河治離石 離石即西河之屬縣也 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 移朔方就五原郡 冬

遣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畔虜車紐等戰於馬邑

斬首三千級獲生口及兵器牛羊甚眾車紐等將諸豪帥骨都侯

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六年春馬續率鮮卑五千

騎到穀城擊之斬首數百級張耽性勇銳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為

用命遂繩索相懸上通天山大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獲

其畜生財物夏馬續復免已城門校尉吳武代為將軍漢安元年

漢帝永和七年改 秋吾斯與莫鞬臺者且渠伯德等復掠并部 莫鞬或作蕞

為漢安元年也 呼蘭若尸逐就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天

子臨軒大鴻臚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青蓋駕駟鼓車安車駙

馬騎玉具刀劍什物 玉具標首鑽衛 給綵布二千匹賜單于闕氏已下

金錦錯雜具駟車馬二乘遣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單于歸南庭詔

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 廣陽洛陽城西面南頭門 祖會饗賜作樂

角抵百戲 角抵之戲則魚龍爵馬之屬言兩兩相當亦角而為抵對即今之鬪用古之角抵也 順帝幸胡桃宮臨觀之冬

中郎將馬寔募刺殺句龍吾斯送首洛陽建康元年 漢安三年改 進擊

餘黨斬首千二百級烏桓七十萬餘口皆詣寔降車重牛羊不可

勝數單于兜樓儲立五年薨伊陵尸逐就單于居車兒建和元年

立 桓帝即 至永壽元年 桓帝永興三年改為永壽元年 匈奴左莫鞬臺者且渠伯德等復

畔寇鈔美稷安定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事已具兵傳延熹元

年桓帝南單于諸部竝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曰張奐為北

中郎將討之單于諸部悉降奐曰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

立左谷蠡王張奐上書請立左桓帝詔曰春秋大居止春秋法五始之要故經

遣還單于居車兒立二十五年薨子某立凡言某者史失其名故稱某以記

是其屠特若尸逐就單于某熹平元年立熹平靈帝六年單于與中郎

將臧旻出雁門擊鮮卑檀石槐大敗而還是歲單于薨子呼徵立

單于呼徵光和元年靈帝熹平七年立二年中郎將張修與單于不相

能修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為單于修曰不先請而擅誅殺監

單徵詣廷尉抵罪前書注曰抵至也殺人者死張單于羌渠光和二年立中

平四年靈帝光和七年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畔遂率鮮卑寇邊郡靈帝詔

發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劉虞討之單于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

人悉單于發兵無已五年右部醜落與休著各胡白馬銅等十餘

萬人反攻殺單于單于羌渠立十年子右賢王於扶羅立於扶羅即

元海之祖其元持至尸逐侯單于於扶羅中平五年立國人殺其父

者遂畔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

天下大亂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時民皆保

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遂止河東

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曰老王行國事單

于於扶羅立七年死弟呼厨泉立於扶羅即劉元海之祖單于呼厨泉興

平二年獻帝初平五年立曰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為鮮卑所鈔建安元

年獻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天子

拒擊李傕郭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徙遷許然後歸國謂歸河東二十一

年單于來朝曹操因留於鄴留呼厨泉於鄴而遣去而遣去卑歸監其國

單歸平陽監其五部國

焉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黠種衆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城之圍

前書云高祖自將兵三十二萬擊韓王信先至平城冒頓縱兵三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故歌曰平城之事甚大苦七日不得食不能彎弓弩得陳平秘計然後得免也

大宗政鄰刑措不雪憤辱之恥前書斷獄四百幾至刑措幾近也今言政鄰刑措鄰亦近也逮孝武亟興

邊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星屬如衆星之相連屬言其多侯列郊甸火通甘泉

列置候兵於近郊畿天子在甘泉宮而烽火時到甘泉宮也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內鳴鏑即匈奴之箭也謂匈奴白羊樓煩王在河南去京師一千餘里古者王畿千里言匈奴寇邊即出入畿內世宗逐煩樓白至於窮竭武力

羊始得河南之地以築朔方今夏州是也按夏州去京師一千二百里

軍用天財單盡也言盡用天下之財歷紀歲已攘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

矣漢武好征戶口減半即是死亾與殺匈奴相當也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

因爲邊衛虜庭分爭謂五單于國呼韓邪遂來臣服因請款關示爲邊衛前書云日逐王蒲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

子并呼韓邪凡五單于也罷關徼之傲息兵民之勞匈奴既降北庭不做備勞者並得休息也龍駕帝服鳴鐘

傳鼓於清渭之上案前書宣帝甘露二年正月呼韓邪朝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者稱臣而不名禮畢使者導單于宿長平上自甘泉宿他湯

宮詔單于毋謁左右當戶及羣臣皆列觀及諸蠻夷君長

王侯數萬人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

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

匹馬之蹤匈奴即降朔方易水之地更無匈奴匹馬之蹤也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

自宣帝甘露一年至平帝末年北邊無匈奴之盜王莽陵篡之後狼心復生前書贊曰二世稱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開牛馬布野二世無犬吠之警黎庶忘于戈之役後六十餘歲之間遭莽篡位始開邊隙三世謂元帝成帝各爲一世哀平二帝皆續呂更始之亂方夏幅裂始

元帝之孫共爲一世故三世也王莽執政始開邊隙也續呂更始之亂方夏幅裂始

無道擾亂方內諸夏如布帛之裂也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間侵佚害流傍境及中

興之初更通舊好及光武中興更通宜元之舊好報命連屬金幣載道報命相屬言其往來不絕金帛常載於道言其

賞遺賞遺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暴滋深世祖二年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帛以通舊好而單于驕踞自比昌頓對使者辭語恃慢也

世祖曰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遑暇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驕踞

恃慢之詞而忍其羞愧思其患難但以善言報謝而已徒但也因徙幽并之民增邊屯之卒移徙幽并之人增益邊屯之戍卒及

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扞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

爭言衛青霍去病世宗之代北伐匈奴之事也帝方厭兵間修文政未之許也帝厭用兵欲修文政未許猛夫扞將之事其後

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已禦北狄之衝比季父孝單于與日

比季父孝單于與日

逐王日逐即南匈奴單于比也總攬羣臣之策善均奉藩稱臣永為外扞天子總攬羣策和而納焉

從眾與之和同而納其降款也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日處之馳中郎

之使盡法度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紱之綬正單于之名於

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讐囊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覘

望風塵雲屯鳥散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

塞地晏然矣由南北二庭自相馳突而漢之塞地晏然無事矣後亦頗為出師并兵窮討命竇憲

耿夔之徒前後竝進皆用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躡

北追奔軍走二千餘里北虜烏孫逐奔漠北乃遂破龍祠焚薊幕阬十角枯

闕氏械在手曰枯音古督反銘功封石倡呼而還為勒石立銘於燕然山猶前書霍去病登臨瀚海封狼居胥山也單于震

懾屏氣蒙氈遜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漠北既空宜即遷南虜以居之若因其時

執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河西虜眾居之于時遂為邊境若還南虜於陰山即為內地也

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戎羯之亂興於永嘉之年績勒燕然乃居永元之歲甲辰以上始可

預其將來竇憲庸才寧可責其謀慮建武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為蕃蔽打禦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

將耿國議乃許之也北方帝用五官中郎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竇憲欲立北單于安議不許也平易正直若此其

弘也若從耿國袁安之議即言平易正直之道如此之弘遠也而竇憲矜三捷之効忽經世之規狼戾不

端專行威惠三捷言勝也自矜功伐專行威惠為臣不忠即其人也又章和二年竇太后臨朝單于屯屠何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今漢家長遂復更立北虜及其故庭永元三年將軍竇憲上書請立於除鞬為北單于朝廷從

無北念既威北邊即宜權成南部更請存立其何惑哉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誅之竇憲斬日逐利石紀功即宜滅其北庭以資南部重存胤緒滋生孽茲南北俱存即是竇憲兩竇憲斬日逐利石紀功即宜滅其北庭以資南部重存胤緒滋生孽茲南北俱存即是竇憲兩

言竇憲斬日逐利石紀功即宜滅其北庭以資南部重存胤緒滋生孽茲南北俱存即是竇憲兩

護以私已福乃招其禍斯則棄茂天公之事也天公謂天子也前書云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秃

翁即乃翁也高祖云幾敗乃公事乃公即汝公也傳史直筆時復存其質言也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出

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二其為疾毒胡可竇憲請立北庭遂使匈奴滋蔓即是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

單言單蓋也單與禪同也降及後世既為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嗚呼

千里之差與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既勒燕然之後若復南虜於漠北引侍子於京師混并匈奴之區便得專為一部則荒服無忿爭之迹邊服息征伐之勤此之不行遂為巨寇自單于比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以驅逼魏武雖分其眾為五部然大率皆居晉陽暨平左賢王豹之子

劉元海假稱天號縱盜中原吞噬神鄉丘墟帝宅愍懷一帝沉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百代無滅誠可痛心也

贊曰匈奴既分

謂分為南北庭也

羽書稀聞

檄書有急即插鳥羽其上也

野心難悔終亦紛紜

紛紜之事具如上解

後漢書八十九

烏桓鮮卑列傳第八十

後漢書九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曰為

號焉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為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曰穹廬為

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曰毛毳為衣

鄭玄注周禮曰毛之縠細者為毳也

貴少而賤老其

性悍塞

說文曰悍勇也塞謂不通

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曰母有族類父兄無

相讐報故也有勇健能理決鬪訟者推為大人無世業相繼邑落

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為一部大人有所招呼則刻木為信雖無

文字而部眾不敢違犯氏姓無常曰大人健者名字為姓大人曰

下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徭役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

杜預注左傳曰或不以道取為略

半歲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曰為娉幣婿隨妻還家妻家無尊卑

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為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厚遣送

女居處財物一皆為辦其俗妻後母報寡嫂死則歸其故夫計謀
從用婦人唯鬪戰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踞蹲曰髡頭為
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為髻著句決飾曰金碧猶中國有箇
步搖箇言吉悔反字或為囙婦人首飾也續漢輿服志曰公卿列婦人能刺韋作文繡
侯夫人紺繒帽釋名云皇后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之也
織廣雅曰斲斲也斲音男子能作弓矢鞍勒勒音鍛金鐵為兵器其
土地宜稌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稌子至十月而熟見鳥獸孕
乳曰別四節俗貴兵死斂屍曰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
肥養一犬曰彩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曰
屬累犬屬累乃付託也屬音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
之欲反累音力瑞反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博物志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敬鬼神祠
魂東方萬物始故知人使命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其
約法違大人言者皇至死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

人告之聽出馬牛羊曰贖死其自殺父兄則無罪若凶畔為大人
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於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
蛇在丁令西南烏孫東北焉前書音義曰丁令匈奴別種也今音零烏桓自為冒頓所破眾
遂孤弱常臣伏匈奴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及武
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
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偵覘也音其大人歲一朝
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
交通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單于冢墓曰報冒頓之怨匈奴
大怒乃東擊破烏桓大將軍霍光聞之因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
二萬騎出遼東邀匈奴而虜已引去明友乘烏桓新敗遂進擊之
斬首六千餘級獲其三王首而還由是烏桓復寇幽州明友輒破
之宣帝時乃稍保塞降附及王莽篡位欲擊匈奴興十二部軍使

東域將嚴尤領烏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質其妻子於郡縣烏桓不
便水土懼久屯不休數求謁去莽不肯遣遂自亾畔還爲抄盜而
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於莽匈奴因誘其豪帥曰爲吏餘者皆
羈縻屬之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爲寇代郡曰東尤被其害居
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於郡縣損壞
百姓流亾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爲強富建武二十一年遣伏
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阮關掩擊之關在代郡烏桓逆知悉相率逃
走追斬百級而還烏桓復尾擊援後援遂晨夜奔歸北入塞馬死
者千餘匹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轉北徙數
千里漠南地空帝乃曰幣帛賂烏桓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
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衆向化詣闕朝貢獻奴婢牛馬及弓虎豹
貂皮是時四夷朝賀絡繹而至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曰珍寶烏

桓或願留宿衛於是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
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爲漢偵候助擊匈奴
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
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吏蓋當時權置也下兵馬掾亦同也恐非所能
制臣愚曰爲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
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甯城縣名前書甯縣作寧史記甯城亦作寧寧甯兩字通也開營府

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安
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秋雁門
烏桓率衆王無何允與鮮卑大人丘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
千騎寇五原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九原縣名屬五原郡漢兵大敗殺郡長
吏乃遣車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懂等擊大破之無何乞降鮮
卑走還塞外是後烏桓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朱廆爲親漢都尉

魔音胡順帝陽嘉四年冬烏桓寇雲中遮截道上商賈車牛千餘兩

罪反度遼將軍耿曄率二千餘人追擊不利又戰於沙南斬首五百級

沙南縣屬雲中郡有蘭池城烏桓遂圍曄於蘭池城於是發積射士二千人度遼營

千人配上郡屯呂討烏桓烏桓乃退永和五年烏桓大人阿堅羌

渠等與南匈奴左部句龍吾斯反畔中郎將張耽擊破斬之餘眾

悉降桓帝永壽中朔方烏桓與休著屠各竝畔中郎將張奐擊平

之延熹九年夏烏桓復與鮮卑及南匈奴鮮卑寇緣邊九郡俱反

張奐討之皆出塞去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有難樓者眾九千餘

落遼西有丘力居者眾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眾千

餘落自稱峭王峭七笑反右北平烏延眾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竝勇健

而多計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畔入丘力居眾中自號彌

天安定王遂為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呂劉虞

為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子樓

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蹋首大驪反總攝二郡眾皆從其號令建

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

和親遂遣兵助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桓烏延

等皆呂單于印綬後難樓蘇僕延率其部眾奉樓班為單于蹋頓

為王然蹋頓猶秉計策廣陽人閻柔少沒烏桓鮮卑中為其種人

所歸信柔乃因鮮卑眾殺烏桓校尉邢舉而代之袁紹因寵慰柔

呂安北邊及紹子尚敗奔蹋頓時幽冀吏人奔烏桓者十萬餘戶

尚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會曹操平河北閻柔率鮮卑烏桓歸附

操即呂柔為校尉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

斬之首虜二十餘萬人袁尚與樓班烏延等皆走遼東遼東太守

公孫康竝斬送之其餘眾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曰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水在今營州北飲讌畢然後配合又禽獸異於中國者野馬原羊角端牛呂角為弓俗謂之角端弓者郭璞注爾雅曰原羊似吳羊而大角出西方前書音義曰角端似牛角可為弓又有貂豹鼪子皮毛柔煥女滑反鼪音胡昆反貂鼪並鼠屬豹狽屬也故天下曰為名裘漢初亦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焉光武初匈奴強盛率鮮卑與烏桓寇抄北邊殺掠吏人無有寧歲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斬獲殆盡事已具彤傳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二十五年鮮卑始通驛使其後都護偏何等詣祭彤求自効功因令擊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斬首二千餘級其後偏何連歲出兵擊北虜還輒持首級詣遼東受賞賜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責滿頭等率種人詣闕朝賀慕義內屬帝封於仇

責為王滿頭為侯時漁陽赤山烏桓歆志責等數寇上谷永平元年祭彤復賂偏何擊歆志責破斬之於是鮮卑大人皆來歸附並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為常明章二世保塞無事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种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畱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九年遼東鮮卑攻肥如縣肥如縣故城在今平州也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十三年遼東鮮卑寇右北平因入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延平元年鮮卑復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執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因復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顯中流矢主簿衛福功曹徐威皆自投赴顯俱歿於陣鄧太后策書褒歎賜顯錢六十萬巨家

二人爲郎授福咸各錢十萬除一子爲郎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
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車參駕令止烏桓
校尉所居寧城下通胡市因築南北兩部質館築館以受降質鮮卑邑落有
二十部各遣人質是後或降或畔與匈奴烏桓更相攻擊元初二
年秋遼東鮮卑圍無慮縣無慮縣屬遼東郡也州郡合兵固保清野鮮卑無所
得清野謂收斂積聚不令寇得之也復攻扶黎營殺長吏扶黎縣屬遼東屬國故城在今營州東南四年遼西鮮卑
連休等遂燒塞門寇百姓烏桓大人於秩居等與連休有宿怨共
郡兵奔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悉獲其生口牛馬財物五年秋
代郡鮮卑萬餘騎遂穿塞入寇分攻城邑燒官寺殺長吏而去乃
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巨備之久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
復發緣邊諸郡黎陽營兵積射士步騎二萬人屯列衝要六年秋
鮮卑入馬城塞殺長吏馬城縣名屬代郡也度遼將軍登遵發積射士三千人

及中郎將馬續率南單于與遼西右北平兵馬會出塞追擊鮮卑
大破之獲生口及牛羊財物甚衆又發積射士三千人馬三千匹
出度遼營屯守永寧元年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率衆詣鄧
遵降奉貢獻詔封烏倫爲率衆王其至鞬爲率衆侯賜綵繒各有
差建光元年秋其至鞬復畔寇居庸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散
功曹楊穆言身捍嚴與俱戰殺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
城度遼將軍耿夔與幽州刺史龐參發廣陽漁陽涿郡甲卒分爲
兩道救之常夜得潛出與夔等并力並進攻賊圍解之鮮卑旣累
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延光元年冬復寇雁門定襄遂攻
太原掠殺百姓二年冬其至鞬自將萬餘騎入東領候分爲數道
攻南匈奴於蔓栢縣名屬五原郡也其至鞬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三年秋復
寇高柳擊破南匈奴殺漸將王順帝永建元年秋鮮卑其至鞬寇

代郡太守李超戰死明年春中郎將張國遣從事將南單于兵步
 騎萬餘人出塞擊破之獲其資重二千餘種時遼東鮮卑六千餘
 騎亦寇遼東玄菟烏桓校尉耿舉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率眾王
 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大獲其生口牛馬什物鮮卑乃率種眾三
 萬人詣遼東乞降三年四年鮮卑頻寇漁陽朔方六年秋耿舉遣
 司馬將胡兵數千人出塞擊破之冬漁陽太守又遣烏桓兵擊之
 斬首八百級獲牛馬生口烏桓豪人扶漉官勇健激音所救反每與鮮卑
 戰輒陷敵詔賜號率眾君陽嘉元年冬耿舉遣烏桓親漢都尉戎
 朱廩率眾王侯咄歸等出塞抄擊鮮卑大斬獲而還賜咄歸等已
 下為率眾王侯長賜綵繒各有差鮮卑後寇遼東屬國於是耿舉
 乃移屯遼東無慮城拒之二年春匈奴中郎將趙稠遣從事將南
 匈奴骨都侯夫沈等出塞擊鮮卑破之斬獲甚眾詔賜夫沈金印

紫綬及縑綵各有差秋鮮卑穿塞入馬城代郡太守擊之不能克
 後其至韃死鮮卑抄盜差稀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
 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
 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電入其口因吞之遂隻身十月而產此子必
 有奇異且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
 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
 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亾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
 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己為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歡仇
 水上歡音肩悅反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
 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
 四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永壽二年秋檀石槐遂將三四千
 騎寇雲中延熹元年鮮卑寇北邊冬使匈奴中郎將張負率南單

于出塞擊之斬首二百級二年復入雁門殺數百人大抄掠而去
六年夏千餘騎寇遼東屬國九年夏遂分騎數萬人入緣邊九郡
並殺掠吏人於是復遣張奐擊之鮮卑乃出塞去朝廷積患之而
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綬封檀石槐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
而寇抄滋甚乃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天餘濊
貊二十餘邑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
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主領之皆屬檀石
槐靈帝立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部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略不可
勝數熹平三年冬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屠各追擊破之
遷育為護烏桓校尉五年鮮卑寇幽州六年夏鮮卑寇三邊秋夏
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
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朝廷未許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

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

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

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曰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尚書舜典曰蠻夷猾夏寇

三爰辭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前書淮南周有獫狁蠻荆之師詩小雅曰獫狁方叔

漢有閻顏瀚海之事武帝使大將軍衛青擊匈奴至閻顏山斬首萬餘征討殊類

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執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

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

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

酒權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武帝使東郭咸陽等領天下鹽鐵敢私鑄錢賣鹽者鈔

二千而算一令各以其物自占不悉聽人告緡以半與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

紛擾道路不通武帝天漢二年泰山琅邪羣盜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竝

出武帝使直指使者暴勝之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封丞

等衣繡仗斧分部逐捕也

千秋為富人侯以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武帝時齊相王父偃

明休息思富養人諫伐匈奴之辭夫呂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

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

十萬才力勁健益智益生加呂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

為賊有漢人遁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

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有晏才策未必過煩鮮卑種眾不

弱於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

發眾人轉運無已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

蚘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瘰疽蚘音介搔音新到反痺蒼白瘰音必燒反杜預注左傳曰瘰癧惡創也方今郡縣盜

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

書之詬詬恥也音許豆反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

垣所已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賊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賊國解見西域傳豈

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

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

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曰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尚書舜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猾亂也易既濟九

三爻辭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前書淮南王安曰鬼方小蠻夷也音義曰鬼方遠方也周有獫狁蠻荆之師詩小雅曰獫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漢有閼顏瀚海之事武帝使大將軍衛青擊匈奴至閼顏山斬首萬餘級使霍去病擊匈奴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也征討殊類

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執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

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

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

酒權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武帝使東郭咸陽等領天下鹽鐵敢私鑄錢賣鹽者鈇左趾權專也官自責商人不得賣也又算緡錢率緡錢

二千而算一令各以其物自占不悉聽人告緡以半與之音義曰緡絲也用以貫錢故曰緡錢一算百二十也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

紛擾道路不通武帝天漢二年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

出武帝使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仗斧分部逐捕也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封丞相車

千秋為富人侯以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武帝時齊明休息思當養人

夫曰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諫伐匈奴之辭

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

十萬才力勁健益智益生加曰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

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

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煩鮮卑種眾不

弱於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

發眾人轉運無已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

蚡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癩疽蚡音介搔音新到反坤蒼曰癩音必燒反社預注左傳曰疽猶惡創也方今郡縣盜

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

書之詬詬恥也音許豆反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曰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賊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賊國解見西城傳豈

與蟲螳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

肝食乎肝聯也左傳伍子胥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敢眾所謂

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女諫伐越曰天子

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校報也如使越人蒙死曰逆執事斯興

之卒前書音義曰斯微也與眾也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為大漢羞

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

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

之通於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大宗

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况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曰相贍

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曰發德音也夫

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

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史記曰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當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保

塞之論嚴尤申其要前書王莽發二十萬眾十道出擊匈奴莽將嚴尤諫曰匈奴為善

有得上策者也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出征之盡境而還是得中策武帝選將練兵

深入遠戍兵連禍結三十餘年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築長城之固以喪社稷是為無策班

固曰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

曰可矣帝不從左傳曰楚大夫遠啓疆對楚靈王曰晉之事君臣曰可矣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

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雁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

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眾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

將數千騎奔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為庶人冬鮮卑

寇遼西光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緣邊莫不被毒種眾日多田畜射

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集秦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

流從子用反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國得千

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巨助糧食光和中檀石槐死時年四十

五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亦數為寇抄性貪淫斷法不平

眾畔者半後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廉縣各屬北地郡射中和連即死其

子騫曼年小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眾遂離散魁

頭死弟步度根立自檀石槐後諸大人遂世相傳襲

論曰四夷之暴其執互彊矣匈奴熾於隆漢西羌猛於中興而靈

獻之間二虜迭盛石槐驍猛盡有單于之地蹋頓凶桀公據遼西

之上其陵跨中國結患生人者靡世而寧焉然制御上略歷世無

聞周漢之策僅得中下將天之冥數曰至於是乎贊曰二虜首施鯁我北垂道暢則馴時薄先離

後漢書九十終

卷之...

徐鉉書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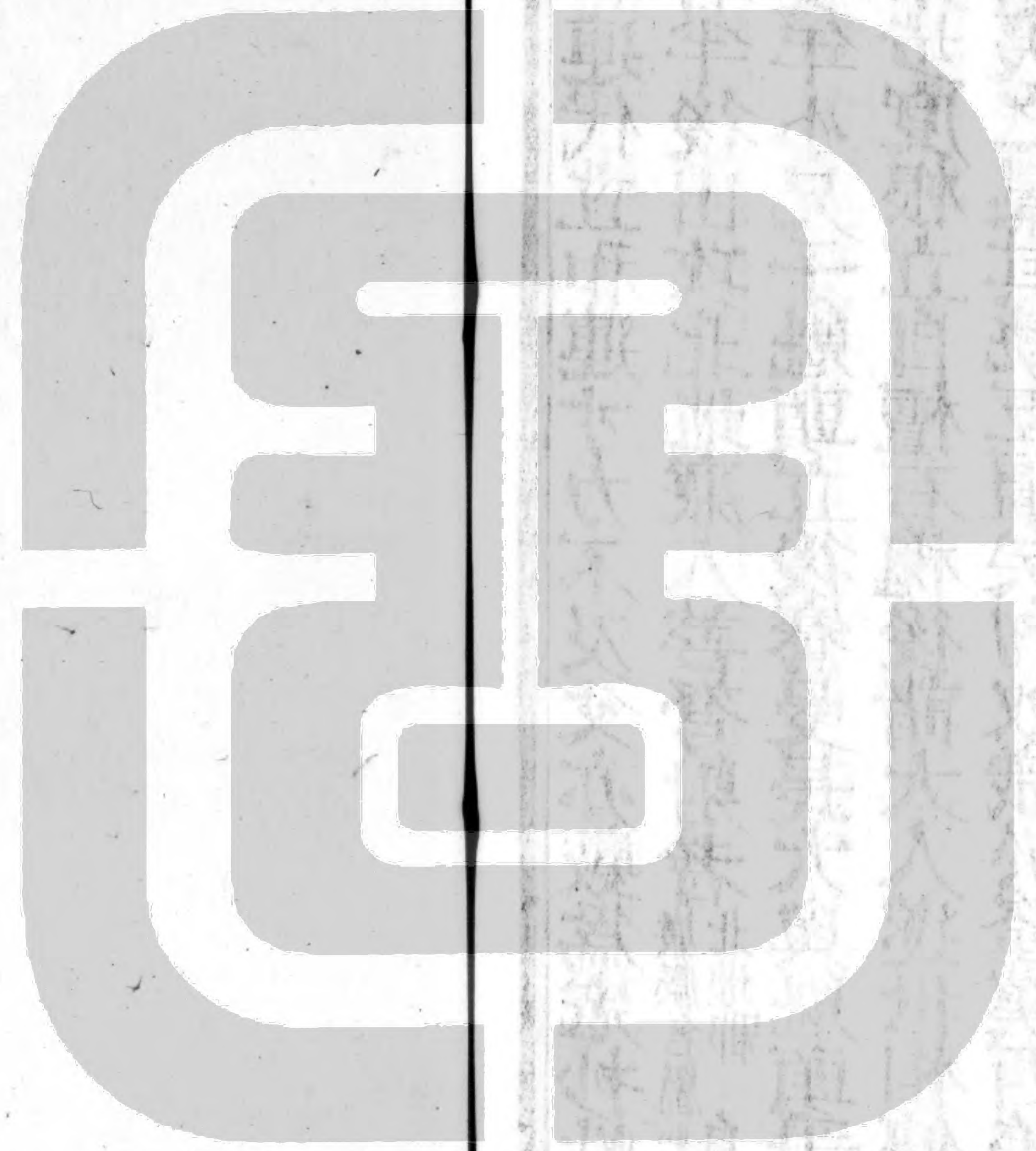
...

...

...

...

...



卷之五